

增批詳註古文精言合編





古文精言詳註旁訓合選

周聘侯

先生評定

林西仲

顏觸說齊王貴士

觸音觸

戰國策

此一段叙齊宣王見王觸應對之由

齊宣王見顏觸曰觸前觸亦曰王前宣王不悅左右曰王人君也觸人臣也王曰觸前

觸亦曰王前可乎

**序講**

齊宣王與顏觸相見因坐遠不便與語乃呼而進之曰觸可移坐近於吾前吾將與語觸聞言而心大不然乃就此發議論亦曰王欲與語可移坐而近於吾前宣王聞之心甚不悅未及發言左右迎王意而詰之曰王君也觸臣也王呼觸前君臣之禮當如是觸亦呼王前是以臣而命君也禮可如是乎

觸對曰夫觸前為慕勢王前為趨士與使觸為慕勢不如使王為趨士慕勢趨士四字乃一篇主意為音伍

**序講**

觸聞左右之詰因對曰人但知以位尊王而不知以賢命歸王之為更尊也請論之大王擅一國之尊嚴其勢固赫赫矣今倚勢而呼觸前使觸即應命而前人不知以為尊王之命但以為慕王之勢矣士而慕勢何可以為士乎觸為王計故亦呼王前蓋王若來士之前則可以為尊賢而趨士矣子試思之與其使觸為慕勢曷若使王得尊賢趨士之名哉

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貴乎士貴乎對曰士貴耳王者不貴

**序講**

宣王聞觸之言較前不悅更甚心中自揣若以慕勢與趨士對較則是王與士貴賤等耳吾何樂乎為君因忿然不平作色問曰今且不與子辨慕勢趨士之是非而先與子言王者之尊特與士之貴賤相等耳且問于王者貴於士乎抑士貴於王乎觸對曰王何未之聞耶士人讀書服古道統賴以修明綱紀賴以維持誠足貴也若王不過席祖父之業以位高而居民上耳由此觀之至貴者莫如士也王者何足貴哉

此一段辨士慕勢不如令王趨士士慕勢則失所以為士王趨士則成所以為王一轉換間便是彼此兩得矣此一段顏觸言士貴於王

此一段證士貴於王之實對齊王言即用齊事妙甚將王不如士處又把生來對死頭來對驚奇險之語令人失驚此一段宣王悅而願尊榮願觸

此一段是願觸辭王不受爵祿而歸隱

王曰有說乎對曰有昔者秦攻齊今有敢去柳下季龍五十步而樵採者死不赦令曰有能得齊王頭者封萬戶侯賜金千鎰由是觀之生王之頭曾不若死士之龍也

魯侯禽于季食米柳下龍墳墓也樵採薪者

**序講**

王聞言而驚疑因詰之曰士貴王不貴果有說乎觸對曰誠有之士貴王不貴之說也必別上古之事即以齊之傷五十步內而樵採者必死而不赦禁何嚴也又下令能購得齊王之頭者不惜封侯賜金購何急也夫齊王也而尚且生柳下士也尚且已死乃秦之待死者如此待生者如彼則足生王之頭不得如死士之龍也士貴乎王貴乎王可以想見矣

宣王曰嗟乎君子焉可侮哉寡人自取病耳願請受為弟子且願先生與寡人遊食必太牢出必乘車妻子衣服麗都

**序講**

宣王見觸議論如此自悔失言而屈服也因太息曰人安可一概視耶今乃知予之侮人人甘受其侮者皆小人也若願先生者則誠君子也君子之賢安可侮慢哉寡人不知士貴王不貴之說是自取其做士之病耳今知悔矣從今願請受先生之教而就弟子之列不更愈於趨士乎雖然此不獨寡人利也先生亦有利焉願先生若與寡人遊無論爵位之高即一食必以太牢而非藜藿矣即一出必乘車而非步行矣且不獨先生一身享寡人之奉即先生妻子之衣服亦皆麗麗而都美矣先生將無有意於寡人乎

觸辭曰夫王生於山制則破焉非弗寶貴矣然太璞不完士生乎鄙野推選則祿焉非不尊遂也然而形神不全觸願得歸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淨貞正以自娛則再拜辭去君子曰觸知足矣歸真反璞則終身不辱

制裁割也謂琢其璞而取之遂達也

**序講**

觸辭曰王欲令臣從王遊而非臣之所願也是豈惡富貴哉正恐所得不償所失而傷吾本來面目也請譬之玉夫玉生之於山也本太璞完簡者也一經玉人剖決而裁制之則璞而不完矣雖升之於廟堂之上而人寶之貴之然反

附錄

漢文帝白賈

誼於宣室帝

聞諛言不覺

移坐於前此

即王前之證

也

煖音宣

此一段馮煖

歌無魚以試

之也

此先窮出奇

窮無賴景况

只為自存計

又從人口中

寫出如景無

用面目雖尤

其所屬但笑

顧焉而本來之太璞已不完矣。士之生於鄙野形神自足者也。一經推選而用之。則爵祿自磨矣。雖曰遊於君王之側。非不且尊且達。然回照馬而天然之形神已不全矣。故觸願辭君而得歸自全也。若曰太半乘車則臣有以處此矣。太半在重其美味也。然當飢而食則藜藿亦可以當肉食之羹。乘車者貴其適體也。然安緩而行則步履亦可以當乘車之適。至於人之欲貴。祇取無辱耳。臣則奉公守法無罪加身。誰得而辱之。則何羨乎從王遊也。於是再拜謝王而辭去。齊之君子作文者高其志而贊之曰。願觸之言可謂知足矣。乃知人之一身皆有真璞。非榮利所能繫也。若能歸其真而反其璞。則終身無辱矣。觸以士貴論於王前。真不辱矣。

評曰。願觸齊人。見其君不屈如斯。純是戰國習氣。蓋戰國之君。得士者昌。失士者亡。故士貴至此。然要自己有一副本領。如孟夫子之貌大人方可。予嘗言孟之貌大人。即孔之畏大人。易地則皆然也。觸猶幸有再拜辭去一着。若借此以邀齊王之祿。則半支不值矣。國策原本死士之龍白下。尚有反覆數百言。皆觸之言。坊本俱刪去。但警策崎嶇。亦只有此數語。讀之見其勢險。其節短。洵不多得之文。

### 馮煖客孟嘗君

史記煖作驩

### 戰國策

孟嘗君名田。文齊之賢公子。威王之孫。靖郭君田嬰之子。秦求以為相。後欲誅之。逃歸齊國。宣王時為相。封邑於薛。號孟嘗君。賢而好士。門下有三千珠履客。

齊人有馮煖者。貧之不能自存。使人屬孟嘗君。願寄食門下。孟嘗君曰。客何好。曰。客無好也。曰。客何能。曰。客無能也。孟嘗君笑而受之。曰。諾。左右以君賤之也。食以草具。居有頃。倚柱彈其劍。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左右以告孟嘗君。曰。食之。比門下之客。

煖音宣。屬音竹。好去聲。食以。食之俱音寺。彈平聲。缺音夾。○君厨有二列。上客食肉。中客食魚。下客食菜。

### 序講

齊國之人有姓馮名煖者。家貧不能自給。因慕齊相孟嘗君。能養士。欲往投之。託友人為之先容。願寄食於孟嘗君之門下。因而相見。孟嘗君曰。爾所為之客何所好乎。對曰。無好也。又問曰。客何能乎。對曰。客無能也。孟嘗君以其客無所好。

而受己有賤  
之意止許  
寄食不以客  
待呼劍而歌  
欲與俱去此  
後方是客禮  
待此一段馮  
煖再歌無車  
以試之非為  
之請也  
客中之貴者  
此前又高一  
等  
此一段馮煖  
再歌無家以  
試之又為老  
母係念為母  
計亦得矣此  
車乘上客之  
恩又加厚矣  
以上叙孟嘗  
君厚待馮煖  
本無責報之  
意後煖嘗有  
以報之也  
此一段叙馮  
煖慨任收責  
之事

而無所能以友薦之不可卻也乃笑而收之門下左右以孟嘗孟輕之待以下客之禮進以草蔬之食馮煖居數日倚柱而彈所  
佩之鈇歌曰長鈇歸來乎食無魚蓋言孟嘗君待己之賤也左右以其歌告孟嘗君即命以魚食之此門下中客之待禮也  
居有頃復彈其鈇歌曰長鈇歸來乎出無車左右皆笑之以告孟嘗君曰為之駕比

門下之車客復音福下  
同為音位

**序講**

馮煖之食既有魚矣未幾日又彈其鈇而歌曰長鈇歸來乎出無車蓋言其待之不如上客也左右皆以為不自量之笑話告君孟嘗君即使人為之駕車以御之出入此門下乘車之上客之禮也

於是乘其車揭其劍過其友曰孟嘗君客我後有頃復彈其劍歌曰長鈇歸來乎無以為家左右皆惡之以為貪而不知足孟嘗君問馮公有親乎對曰有老母孟嘗君使人給其食用無使之於是馮煖不復歌惡音霧揭  
舉也擔也

**序講**

馮既列於車客於是乘車佩劍過前日薦己之友家曰孟嘗君待我以上客矣似乎快心滿意自為計已得矣未幾而孟嘗君不待告而問馮公有父母乎煖對曰有老母在故以家為慮也孟嘗君即使人給其母之食用又誠左右曰贍其家無使日用缺乏焉馮煖於是志願已足遂不復歌

後孟嘗君出記問門下諸客誰習計會能為文收責於薛者乎馮煖畧曰能孟嘗君怪之曰此誰也左右曰乃歌夫長鈇歸來者也孟嘗君笑曰客果有能也吾負之未嘗見也請而見之謝曰文倦於是憤於憂而性惇愚沈於國家之事開罪於先生先生不羞乃有意欲為收責於薛乎馮煖曰願之會音貴責同債夫音扶  
貴音僧停音寧沈同沉

事也指在齊為相言憤心亂也憊弱也沈沒溺也

**序講**

煖寄食已久竟無所事因初齊滅薛以薛地封孟嘗君於是薛人多貸金於孟嘗故每年必收其本利一日孟嘗君出記債之簿籍使左右問諸客曰誰人精熟算數能為我收債於薛者乎若願行者請自書名於記馮煖乃署名於簿上

此一段叙馮煖之收債籍命薛民而賜焚券以市義也

此一段馮煖以市義喚醒孟嘗君開口孟嘗君開口笑馮煖無好無能次怪其署收債三怪其求見之疾此又不悅其市義皆不知馮煖作用與左右所笑所惡相同史記載孟嘗君客無所擇皆善過之者此也

曰能孟嘗君見署記有人未識其本因問曰此書名者誰也左右曰即前歌長欽歸來之人也孟嘗君笑曰吾前聞客無能今客果有能矣惜乎埋沒其才吾負此客也自入門下未嘗一見故不得不見乃請見而謝罪曰文因倦於周旋待客之事因昏亂於憂思之中而賦性愚弱又因國家多事沉沒其中日無暇隙以致開罪於先生先生不棄乃為之收債於薛乎馮煖曰願之效力不敢辭也

於是約車治裝載券契而行辭曰責畢收以何市而反孟嘗君曰視吾家所寡有者

驅而之薛使吏召諸民當債者悉來合券券編合赴矯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

民稱萬歲券亦契也之往也

**序講**馮煖既允孟嘗君往薛收債於是約束其車。整治其裝載收債之契券而行。入薛孟嘗君曰若債收畢將市何物而歸孟嘗君曰一時倉卒不能悉也君酌量之視吾家所少有者市之馮煖辭出驅車往薛使吏召欠債諸民當債還者悉來合券凡券取者與者各收一券以為信取而合之以驗也及薛民皆聽命乃將券來編合矣煖遂編稱孟嘗君之命債賜諸民而不責其償乃盡焚其券一時百姓踴躍歡呼祝君壽考而稱萬歲焉

長驅至齊晨而求見孟嘗君怪其疾也衣冠而見之曰債畢收乎來何疾也曰收畢矣以何市而反馮煖曰君云視吾家所寡有者臣竊計君宮中積金寶狗馬實外廐美人充下陳君家所寡有者以義耳竊以為君市義孟嘗君曰市義奈何曰今君

有區區之薛不拊愛子其民因而賈利之臣竊矯君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乃臣所以為君市義也孟嘗君不悅曰諾先生休矣

**序講**馮煖焚券即長驅而歸侵晨求見孟嘗君深訝其回之速又喜其收債之易乃整衣冠而見之問曰先生勞苦何回之速債收畢乎煖曰收畢矣孟嘗君又問所收之債市何物而歸煖曰君曾有言矣視吾家所少有者臣竊計君之所有無物不備金寶積聚於宮中狗馬充實於外廐美女滿於堂下君家所少有者惟義耳臣故為君市義而歸孟嘗君又問何為市義煖曰君今之有薛地不過彈丸小邑所持得民心耳夫民即君之子當思所以拊愛之不惟不拊愛之君反行市賈之法徵其子母之計以圖其利可乎此非所以保家國之道也臣故矯君之命以債賜諸民并焚其券以安其心薛之百姓皆聞而祝君萬歲此臣之所以為君市義者如此孟嘗君絕然不悅又不可遽見之辭色於是漫然應之曰諾先生遠來且休息矣

有區區之薛不拊愛子其民因而賈利之臣竊矯君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乃臣所以為君市義也孟嘗君不悅曰諾先生休矣

**序講**馮煖焚券即長驅而歸侵晨求見孟嘗君深訝其回之速又喜其收債之易乃整衣冠而見之問曰先生勞苦何回之速債收畢乎煖曰收畢矣孟嘗君又問所收之債市何物而歸煖曰君曾有言矣視吾家所少有者臣竊計君之所有無物不備金寶積聚於宮中狗馬充實於外廐美女滿於堂下君家所少有者惟義耳臣故為君市義而歸孟嘗君又問何為市義煖曰君今之有薛地不過彈丸小邑所持得民心耳夫民即君之子當思所以拊愛之不惟不拊愛之君反行市賈之法徵其子母之計以圖其利可乎此非所以保家國之道也臣故矯君之命以債賜諸民并焚其券以安其心薛之百姓皆聞而祝君萬歲此臣之所以為君市義者如此孟嘗君絕然不悅又不可遽見之辭色於是漫然應之曰諾先生遠來且休息矣

有區區之薛不拊愛子其民因而賈利之臣竊矯君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乃臣所以為君市義也孟嘗君不悅曰諾先生休矣

**序講**馮煖焚券即長驅而歸侵晨求見孟嘗君深訝其回之速又喜其收債之易乃整衣冠而見之問曰先生勞苦何回之速債收畢乎煖曰收畢矣孟嘗君又問所收之債市何物而歸煖曰君曾有言矣視吾家所少有者臣竊計君之所有無物不備金寶積聚於宮中狗馬充實於外廐美女滿於堂下君家所少有者惟義耳臣故為君市義而歸孟嘗君又問何為市義煖曰君今之有薛地不過彈丸小邑所持得民心耳夫民即君之子當思所以拊愛之不惟不拊愛之君反行市賈之法徵其子母之計以圖其利可乎此非所以保家國之道也臣故矯君之命以債賜諸民并焚其券以安其心薛之百姓皆聞而祝君萬歲此臣之所以為君市義者如此孟嘗君絕然不悅又不可遽見之辭色於是漫然應之曰諾先生遠來且休息矣

有區區之薛不拊愛子其民因而賈利之臣竊矯君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乃臣所以為君市義也孟嘗君不悅曰諾先生休矣

有區區之薛不拊愛子其民因而賈利之臣竊矯君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乃臣所以為君市義也孟嘗君不悅曰諾先生休矣

作者寫了又寫總為下文作反襯語乃文字抑揚妙訣

此一段孟嘗君督服得市義之效也

此一段馮煖為孟嘗君遊說以為聚眾之謀

乃故意致梁使往返之多使齊聞之也非做身分

黃金千斤止是千金非千斤也如蘇秦之賜宗族朋友韓信之報漂母皆是黃金一千兩則蘇秦韓信乃一敵漢舉動耳相沿不悟可發一笑

此一段馮煖作用之大

後期年齊王謂孟嘗君曰寡人不敢以先王之臣為臣孟嘗君就國於薛未至百里民扶老攜幼迎君道中終日孟嘗君顧謂馮煖先生所為文市義者乃今日見之期同

**序講**

馮煖焚券之後又將暮年齊湣王聽讒臣之言不用孟嘗君而遣之就歸於薛而謂孟嘗君曰君固先王之臣也寡人攝其幼迎孟嘗君於道中伏地而稱萬歲經日不絕孟嘗君喜形於色目顧馮煖曰先生昔日為文市義者文猶疑之至於今日而先生之言驗矣

馮煖曰狡兔有三窟僅得免其死耳今有一窟未得高枕而卧也請為君復鑿二窟

孟乘君子車五十乘金五百斤西遊於梁謂梁惠王曰齊放其大臣孟嘗於諸侯

諸侯先迎之者富而兵強於是梁王虛上位以故相為上將軍遣使者黃金千斤車

百乘往聘孟嘗君馮煖先驅誠孟嘗君曰千金重幣也百乘顯使也齊其聞之矣梁

使三反孟嘗君固辭不往也窟坤入聲為音位復扶又

與梁使同行而先至

**序講**

馮煖曰君無以此為得志也臣聞之先性最狡每窟三穴人攻此穴則竄於彼穴然僅得免死耳今君居薛猶先之金五百斤從薛而西遊說於梁惠王曰孟嘗君齊之大臣世所謂豪傑也今齊王放逐於薛是棄其豪傑於諸侯也倘他國諸侯有先迎而用之則得賢豪之佐輔國不期富而自富兵不期強而自強惠王信之乃遷其故相為上將軍虛以相位以待孟嘗君遣使者載黃金千斤車百乘迎孟嘗君於薛梁使未至馮煖先驅而回密誠孟嘗君曰梁以千金聘君至重之幣也加以百乘之迎至顯之使也齊王必聞之當海過而召君矣父母之國不可棄也孟嘗君會其意梁使三聘三反孟嘗君固辭不受其聘不往梁也

齊王聞之君臣恐懼遣太傅齎黃金千斤文車一駟服劍一封書一謝孟嘗君曰寡

人不祥被於宗廟之崇沈於詔諛之臣開罪於君寡人不足為也願君顧先王之宗

廟



非終於無好  
無能者此此  
乃三窟之計  
也

寡人不祥以  
下七旬是齊  
宣王謝書之  
辭相齊不復

廢第二窟也  
按孟嘗是齊  
威王之後因

上文有顧宗  
廟語此煖即  
請立宗廟於

薛將來齊必  
不奪其國而  
毀之若有他

國來伐齊亦  
必救也此第  
三窟矣孟嘗

君見馮有此  
才能數十年  
方不笑之怪

之亦不復不  
說之矣左右  
皆笑皆惡者

至此必皆嘆  
士之不可測  
作者亦以快

心滿志之詞

廟姑反國統萬人乎。馮煖誠孟嘗君曰。願請先王之祭器。立宗廟於薛。廟成。還報孟嘗君曰。三窟已就。君姑高枕為樂矣。孟嘗君為相數十年。無繼芥之禍者。馮煖之計也。

此結上文。以無福故快心。馮煖志之詞。一收一波。馮煖最得聲。仲

崇音碎。沈同。沉樂音洛。○大傳。本周官。齊之大臣也。文殊。畫也。劍。是齊相音象。繼音先。芥音介。王自佩者不祥。不善也。統。總理。繼。芥。小也。

**序講** 齊王東聞梁使厚幣三聘。孟嘗君而不受。聘。喜其不忘故國。恐其資用敵國。一時君臣皆恐。懼。悔。當日棄之之故也。不祥。被鬼神所祟。以致輕信。謫。諛。之臣。為其沈溺。顛倒。錯亂。昏惑。之誤。不足以君齊國。但先王之宗廟。實與君休戚相關。願君念之。復入國為相。統治萬民。不必他往。姑返齊。以助寡人之不逮。馮煖又誠孟嘗君。二穴已成。請乘此機會。再謀三穴。求先王之祭器。立先王之宗廟於薛。則薛為重地。而其業可久也。雖有讒間。不得入也。孟嘗君請於齊王。王從之。然後入相。齊宗廟既成。馮煖回報孟嘗君曰。今三窟俱已就矣。君殆可以高枕而卧。樂而無憂矣。自此孟嘗君為齊相數十年。無繼芥之小禍。皆馮煖鑿三窟之力也。

**評曰** 此篇分三大段。彈鋏是一段。市義是一段。鑿窟是一段。逐段蟬聯。最有關鎖。其寫彈鋏。左右齟齬。孟嘗蒙舉。馮公磊落。筆筆活現。寫劍鋏。寫左右。俱做三樣寫法。又於歌無車之下。陡然將乘車揭劍。作一頓挫。後以不復歌。作一結束。其寫市義。鑿窟二段。起伏照應。姿致環生。較史記似更勝。

孟嘗君初把馮煖身分伎倆。說得一文不值。既得寄食他人門下。又歌長鋏。數番。必欲盡人之權。竭人之忠。使人不可忍耐。而後已。是豈人情也哉。然孟嘗君無不曲從者。所以收天下士心。於煖本無所覲也。收債自署。已怪其出人意外。即市義而歸。亦不解其用心深遠。所以不說及罷相歸薛。親見老幼。方服其能。而狡

結之  
朱文公曰戰  
國策為亂世  
之文既曰亂  
世之文則有  
落於利害者  
須即取焉可  
矣

附攻  
孟嘗君復相  
數年而免終  
老於  
此一段叙報  
書之由先叙  
不歸燕而降  
趙之故

此一段泛言  
賢聖之君用  
人有道以引  
起昭王用毅  
之事

免一窟先成二窟再鑿愈出愈奇一以見孟嘗君之好士施之於不報一以見  
馮煖之負才為之於不測也與平原君之毛遂恍惚相當雖彼為存國此為固  
寵公私之間不無軒輊若較之雞鳴狗盜之輩不更愈乎

### 樂毅報燕惠王書

### 戰國策

樂毅本魏人燕昭王本為上將下奔七十餘城封為昌國君及昭王死子惠王立因  
奸人讒間而以騎劫代之樂毅遂去國逃趙後惠王悔之使人招毅毅乃報書謝之

臣不佞不能奉承天命以順左右之心恐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逃遁走趙今  
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臣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又不白臣之所以事  
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

#### 序講

樂毅書曰人惟柔佞善承意旨故能得上下之歡心若臣不佞不能奉承王之休命以順結左右之歡心故左右讒朋  
於王而欲致臣於死地臣死不足惜但念先王用臣者先王之明也足下推先王之明而畜臣者足下之義也今若聽  
左右之讒以殺臣則傷先王之明害足下之義足下雖未必即聽而殺臣然臣恐足下出乎此故逃遁走於趙國俾足下不得殺  
臣則先王之明不傷足下之義無害豈不兩全乎今足下不察此心使人數臣之罪此皆就足下左右之意而數之耳抑知先王  
畜幸臣固有可以畜幸臣之理臣事先王亦有所以事先王之心竊恐王  
之待御不能察此理不能白此心也故敢以書謝王而自陳其心曲也

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其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有成功之  
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

#### 序講

凡有國家用人詔祿未可以私而發公也臣聞古來賢聖之君不以爵祿私左右親近之人其不私者何也恐無以處功  
名之士也功多者然後賞之能當者然後處之則與者不為過而受者不為愧此在既用之後則然而於未用之先尤  
不可不謹故察士之才能可用而後授以官者可與成功之君也不但君之用士為然  
即士之見用於君亦不可苟故論君之行謹可取而後結交其君者善於立名之士也

此一段自叙所以去魏事燕之由又以申明前大王之用臣與臣之所以事先王二案

此一段自叙與昭王謀伐齊之故

楚欲得淮北魏欲得宋地時皆屬齊附考

燕王嗜讓國於其相子之而國中亂齊因伐燕殺子之并殺燕燕王嗜國人共立太子平故昭與齊有殺父之仇也此一段叙昭

臣竊觀先王之舉也。見有高世主之心。故假節於魏。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魯。廁之

賓客之中。立之羣臣之上。不謀父兄。以為亞卿。臣竊不自知。自以為奉令承教。可幸

無罪。故受命而不辭。○廁列也。亞次也。亞卿。卿之火也。

**序講**

此小上文賢聖用人之道而竊觀於先王之舉動也。見其不以世主自安。有高出世主之心。故臣本魏人。乃假節於魏。王得以身容察於燕。蒙先王察臣之能。不以為不肖而舉臣。且過魯。馬先列之於賓客之中。漸立之於羣臣之上。倘使先王懷疑不決。謀及於人。或未必如此過舉也。乃先王明察無疑。不但不與左右侍御謀。亦不與父兄謀。遂以臣為亞卿。爵位隆重。豈外臣所敢受。然外臣自知竊念先王舉臣者。將欲臣效力也。臣才雖短而奉王之令。承王之教。尚可僥倖。而且不致於罪。故受先王之命而不敢不辭。感知也。

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為事。臣曰。夫齊霸國之餘

業。而最勝之遺事也。練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伐之。必與天下圖之。與天下圖之

若莫結於趙。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趙若許而約。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

燕王嗜為齊所快。故云結怨也。

**序講**

昔臣受命之後。先王命臣曰。怨怒於人大矣。况我之於齊。有殺父之仇。破國之恨。積怨之深。且久。豈不思報哉。燕雖輕弱。而猶襲其霸之餘業。豈非最勝之遺事乎。是以兵甲能練。戰攻素習。未可輕伐也。王若欲伐之。非一國之力所能圖。必與天下共圖之。而後可。若欲與天下共圖之。莫若先結好於趙。結好於趙。則不獨一國為我。又有淮北宋地。今皆屬齊。夫淮北宋地。楚魏所欲得。宋又魏所欲得者也。趙欲許我攻齊。則楚魏必喜我。因得約燕趙楚魏四國共攻之。則齊雖強。可大破也。

先王以為然。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願反命。起兵擊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

隨先王而舉之。濟上之軍。受命擊齊。而大敗。齊人輕率銳兵。長驅至國。齊人遁而

王用其策因  
舉兵破齊

附攻  
齊將王走莒

為楚將淳  
所殺莒人立

太子法章是  
為襄王

叙破齊之策  
歸功於先王

之聽從便得  
體

此一段追叙  
其為燕破齊

之功以報昭  
王之事言

燕之薊丘所  
植者有齊國

汶上之竹  
叙破齊之功

語語歸先王  
得體

此一段是叙  
先王以功而

封已俱說先  
王當幸之理

與已事先王  
之心把前段

之詞覆說一  
遍以起下文

走莒僅以身免

使去齊。然其也。符節諸侯往來照驗也。顧回顧言其速也。

**序講**

先王聞臣之謀深以為然。遂具符節使臣南結於趙。幸趙聽從。回顧即反命。因起兵擊齊。齊臣之能戰以天之迫。狂勝逐北。不俟大隊之馳。惟率卒之輕者。兵之銳者。直長驅而至。齊國齊人事急無策。乃逃遁。而走入莒城。斯時也。宗廟不暇計。社稷不能保。僅以身免耳。而戰勝之功。為何如哉。

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於燕。齊器設於南臺。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乎磨室。薊

丘之植植於汶篁。自五霸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磨千聲。薊音計。

南臺。燕臺也。大呂。齊之鐘名。元英。燕之地名。故鼎。燕之故鼎也。磨室。燕之室名。薊丘。燕之地。汶水名。竹田日篁。俱是齊之疆界之所也。

**序講**

齊王既走莒。遂長驅入齊。則齊國之所有也。珠玉財寶車甲珍器。已盡收而入燕矣。先王得志而歸。而故鼎反乎磨室矣。燕舊疆之植。止植薊丘耳。以大封疆之界。今則植之於齊國汶篁之地。以為界畔矣。論其戰勝之功。無論近世無人可比。即存桓晉史。秦穆宋襄楚莊五霸以來。赫然為天下雄者。亦未有及先王比一舉之功者也。由此觀之。則先王之畜臣而臣之所以愛先王之命者。端有在也。

先王以為慊於志。故裂地而封之。使得比小國諸侯。臣竊不自知。自以為奉令承教。可

幸無罪。是以受命而不辭。慊快也。裂分也。

**序講**

臣雖奉先王之命而破齊。然不敢自以為功。惟先王之積怨深怒者。一旦得復而為快於志。念臣効力其間。故裂而封矣。故受命而不辭也。不意先王沒而自幸無罪者。乃竟有罪矣。

臣聞賢聖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恥。誇萬乘之強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棄羣臣之日。餘教未衰。執政任事。

不終之意呼 應有情 此一段叙已 與先王功成 名立以結上 功成名立意 言先王之功 如此可謂善 作善始者 此一段先立 論後引喻暗 比惠王不能 用昭王之 也 上言先王立 功此處自當 轉入惠王身 上矣若竟說 惠王不能繼 先業未免有 礙妙在虛遠 二句即借吳 王子胥點綴 一番使寫自 己心事 此一段自叙 所以去燕之 由與不敢背 燕之意

之臣修法令慎庶孽施及乎萌隸皆可以教後世

李同夷乘音 盛萌音辰

委知先知也委乎也齊自太公以來至湯王 八百餘年萌同隸萌隸庶孽之輩也

序講

臣之所以受命不拜者以功已成而名已立也且以功成名立而可幸無罪也今乃不能無罪者亦未就聖賢之直思

悔之故榮名稱於後世即如先王之報怨雪恥於齊也奮一日之力遂平萬乘之強國而收八百年之蓄積豈非大功乎此猶先 王在日事也即先王棄羣臣之後執政任事之臣奉其餘教而修治法令務欲賞罰之必信慎別庶孽不以私暱間大臣且施及 乎氓庶隸僕不止尊崇乎公卿將相此豈特可以教一世哉即後世亦可 教也然則先王已成之功已立之名宜世世守之不宜初死而遂改易

臣聞之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伍子胥說聽於闔閭而吳王遠迹至

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鵠脊而浮之江吳王不悟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

子胥不早見王之不同量是以至於入江而不化

而精靈不化故而 波濤之水神也

序講

夫作者賴成者之收功始者賴終者之善繼此以臣所聞則不然前以善作後人不必善成其父善始其子不必善終

何以見之昔伍子胥說闔閭而聽其言遂成遠跡至郢之功其子夫差宜善承父志尸祝子胥乃不以子胥之言為是 而賜之死以鵠鳥覆其尸而浮之江所謂善作善始者而不必善成善終也此豈夫差一人之過哉以愚論之夫差不悟先時諫 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此夫差過也子胥不能蚤見夫差之不同度量而遠去之以致入江而不化此又子胥過也臣 故鑑其夫而 去燕走趙也

夫免身全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誅謗隨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

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為利義之所不敢出也

離同惟 墮音灰

離遭也墮壞也 也類此也

序講

臣之所以去燕而走趙者非背先王也實欲免此身之死全昔日之功以彰明先王當臣之迹此臣之上計故使宜而 行之也若不去燕甘受誅戮則身遭不臣之譏墮壞先王當臣之名此所大恐而不敢行者也今去燕失趙誠冒不則

之罪然得免於戮亦云幸矣若以幸而轉欲為利或  
佐趙以乘燕之敝則揆之於義斷斷乎不敢出也

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  
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不察疏遠之行。故敢獻書以聞。惟君王之留意焉。

**序講**

今世人之相交。當離絕之時。每每出惡聲以絕之。臣聞君子則不出乎此也。交道且然。况臣之不得於君而去國。乃欲  
毀其君而自潔。將置其君於何地乎。宜忠臣之所為哉。以臣所聞。忠臣必不然也。臣不佞。雖非忠臣。然素奉君子之教。  
奉教君子。似可無言。然臣今就述王之左右侍御甚親。恐左右侍御不察疏遠之行。故敢獻書  
以聞之。君王馬。惟君王留意詳察其始末。則先王當臣之心。可白而知其有功而無罪也。

**評曰**

此文極婉曲。又極峻峭。極詳明。又極省筆。最得奏事之體。何謂婉曲。其自叙  
成功處。並不居功於己。語語託之先王。其叙去燕處。絕不斥言惠王。語語託之左  
右侍御。何等婉曲。何等婉轉。至其特特提出功名立四字。說得赫赫弄弄。今  
古莫及。不歸功而深於歸功。不斥言而深於斥言矣。婉曲中又有峻峭如許。曷  
言乎詳明也。自從魏來燕。說到定謀結趙。自大破齊國。說到量功受封。歷歷陳  
叙。可謂詳明極矣。乃每叙一事。只一筆兩筆點過。抑何用筆之省也。後學者熟  
讀此文。可免躁率冗沓之病。

### 魯仲連遺燕將書

### 戰國策

魯仲連是魯國人。為齊作書燕昭王。初用樂毅。燕攻齊七十餘城。惟莒即墨未下。齊使人讒間樂毅。道走燕將遣騎  
劫攻齊。齊田單以即墨破燕。殺騎劫。初燕將攻下聊城。人或譏之。燕將思誅。遂保守聊城。不敢歸。田單攻之。歲餘。士  
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魯仲連乃為書約之。夫  
以射城中。遺燕將得書。三日乃自罷。

此一段結已通書之意。以應首篇。又明已不輔趙。伐燕以存厚道。留意是應上。不察不白二句。上就仕燕之時言此。就入趙之後言。附政。樂毅奔趙。趙王欲與毅謀伐齊。毅曰。燕於臣有君臣之義。未敢聞命也。臣其日或不幸而得罪於趙。而奔他國。雖遇趙之犬馬。猶不敢傷之。况於謀故國乎。趙王善其言。而止燕趙逐和。毅終於趙。趙王封毅為望諸君。

此一段略言其既以起下文意重在背燕歸齊故去忠臣一白為提智而以勇士帶說恐不歸任燕是

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劫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忘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尊卑貴賤，此其一時也。願公之詳計，而無與俗同也。

**序講**

時魯仲連作書勸燕將曰：吾聞為將之道在於智勇忠三者而已。所謂智者，以因時趨利者也；勇者，必輕死而愛名也；忠者，不可謂忠也。今公保守聊城，欲以全身，不知以孤城當全盛之齊，其勢必亡。喪地殺身，而不伸其威於齊，非所謂勇也。夫至亡城殺身，則公之功廢矣。公之名滅矣。後世必有議公之非，而無稱公之賢者。不可謂智矣。是故智者見之，明勇者斷之，決以呼吸轉瞬之間，便有泰山累卵之別。今死生榮辱尊卑貴賤，勢分懸殊。時乎時乎，不再來止在此一時之辨明而審之決也。公宜猶世俗之見哉。願公詳計之，而慎毋致與俗人之見同也。

且楚攻南陽，魏攻平陸，齊無南面之心，以為亡南陽之害。不若得濟北之利，故定計而堅守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橫秦之勢合，則楚國之形危。且棄南陽，斷石壤，存濟北，計必為之。今楚魏交退，燕救不至，齊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期年之敝。

即臣見公之不能得也，齊必決之於聊城，公無再計。

規計慮也。據相持也。決，決勝也。

**序講** 今公堅守聊城以拒齊，其亦知齊之心乎？且齊國非無他國之擾也。以楚言之，則攻我淮北泗上南陽之地，以魏言之，又攻我兗州之平陸。楚魏在齊之南，齊宜南面與楚魏爭矣。乃齊若置之無南面之心者，其故何也？齊人之心，自為衛量，以為失南陽平陸，害小。不若得聊城之利，大故聊城在所必爭。是以定計而堅守之。夫齊有楚魏之患，猶然如此。今齊與齊善，下兵伐魏以救齊，魏不敢攻平陸。是橫秦與齊之勢合矣。齊秦之勢既合，則楚國之形亦危。又何敢攻齊之南陽乎？即使棄南陽於楚，斷石壤於魏，以存濟北，齊猶為之。而况楚魏之兵交退，是齊已無內顧之憂矣。公之堅守聊城者，恃齊有外患，燕可內援，今燕救不至，則聊城之勢危。天下無謀齊者，齊亦無防天下之謀。則齊勢之安如此。雖與聊城共據期年之久而勢有必克。此不待

魯仲連遺燕將書

上海萃英書局石印

七

七

七

下加兵則攻者力銳得不肯舍聊城而不攻不可計

圖僥倖此一段告之以燕不足恃

胡揆曰極陳燕亂有許多意思說出根本既危使內顧以解其守

一也聊城士卒家在燕都者或因恐動莫更用命二也

此一段先讚燕將之能而勸之歸本國

國法不振失地不討歸路甚寬三也故國無政不足更入當棄亂

東遊四也此言燕既亂救兵不發孤

城守經年棄之不為罪未

智者見之即臣亦見公之不能也由是觀之齊必決之於聊城而公之不勝可無再計矣

彼燕國大亂君臣過計上下迷惑栗腹誤以十萬之眾五折於外萬乘之國被圍

於趙壤削主困為天下戮笑公聞之乎今燕王方寒心獨矣大臣不足恃國散禍多

民心無所歸來去過計失計也栗腹燕將名折敗也壤是土地也

**序講**今公之固守聊城或恃燕有救也抑知燕有自救不遑之勢爾燕國近日大亂君臣失於計以致上下迷惑栗腹又悞以十萬之眾五戰俱敗遂致趙兵臨於城下以萬乘之大國竟被趙兵中國困而不能解土地為趙所削燕主為趙所困致為天下之人侮辱而笑之公久據聊城亦聞之乎今燕王方在寒心獨立之時雖有天下不足恃以為助而國日蔽禍日多矣百姓驚惶無所歸心大亂如此其不暇救聊城也明矣

今公又以聊城之民距全齊之兵期年不解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北

之心是孫臏吳起之兵也能已見於天下矣故為公計不如罷兵休士全車甲歸報

燕王燕王必喜士民見公如見父母交遊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矣上奉孤主以

制羣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革俗於天下功名可立也期同恭為音楚國宋使公翰般

造雲梯攻之般九設機變墨翟九拒之般之梯已盡墨之守固有餘楚兵撤圍孫臏吳起皆戰國時名將

**序講**夫燕不能救聊城是燕國為重聊城為輕也公當返而救燕矣今公以區區聊城之民拒全齊強盛之兵何難瓦解而

至困期年是公之守聊城猶墨翟之守宋也况糧盡而至食人薪盡而至炊骨而人有固志士無叛心是公之兵雖孫

臏吳起不能過也豈齊之拙於攻是公能撫用其眾而善於守也公能以少敵眾以弱敵強其賢能之名亦足以暴白於天下矣

為公之計不如罷兵休士捐聊城以還齊全其車甲歸報燕王燕王寒心獨立見公必喜燕之士民無所歸心見公士卒生還全完甲兵不啻見父母矣即公之交遊攘臂而來議公之功名事業自此可明不至滅名矣以言乎上則燕王孤立正恐無輔而公輔之以制羣臣以言乎下民心惶惑正恐無歸而公養之以資說士且國事日非矣公矯正之俗弊日多矣公革除之不但行於一國直可聞之於天下則公之功名於此可立其誰曰不然何不為也



敢回燕名猶可全可以免先身後君之失

此一段是勸之歸齊而規之以利也此勸其降齊可以免倍時棄利之失是主意

歸燕顯名降齊厚實一計必有一可得生榮尊貴之利此三段借管仲之因敗為功行大威立榮名可證以勸燕將歸齊又恐燕將以死守為節棄城為恥故特破之以起下文

此一段又借沫因敗為功以勸燕將曹沫行大威

意者亦捐燕棄世東遊於齊乎請裂地定封富比陶衛世世稱寡與齊久存此亦一計也二者顯名厚實也願公孰計而審處一也

**序講** 公之歸燕可立功名而公不歸或燕不可歸也意者見燕不足與有為而欲捐燕見世無可事之主而欲棄世或乃有歷世有爵奕代皆稱寡人與齊同存久而弗失此亦一計也或歸燕或歸齊此二者以名皆顯也以實皆厚也惟願公熟計而審處之擇一善者行之可也

且吾聞效小節者不能行大威惡小恥者不能立榮名昔管仲射桓公中鈞篡也遺公子糾而不能死怯也東髮極楛辱身也此三者鄉里不通也世主不臣也使管仲終窮抑幽囚而不出慚恥而不見窮年沒壽則亦名不免為辱人賤行矣臧獲且羞與之同名矣况世俗乎故管子不恥身在縲紲之中而恥天下之不治不恥不死

公子糾而恥威之不信於諸侯故兼三行之過據齊國之政一匡天下九合諸侯而為五霸首名高天下光照鄰國

**序講** 公無以歸齊為失節也吾聞拘小節者不能立大威公又無以歸齊為耻也吾聞惡小耻者不能立榮名求其立榮名行大威者莫如管仲而管仲之先果何如乎管仲射桓公中其帶鈞是同於臣篡奪試其上也反身事仇不能從子糾以死致身縛受囚是怯以辱身也此三行者喪節而可耻宜鄉里不為交通世主不欲以為臣也使管仲拘小節惜小耻終久困窮幽囚慚耻窮年老死則不免為辱人賤行之名矣即臧獲之奴婢且羞與之同名何况世俗之人乎惟管仲不恥身之受辱而以天下不治為耻不死子糾之難而以威不伸於諸侯為耻故身兼此三行之道而含忍以就功名得桓公據為齊國之政一匡天下九合諸侯而為五霸首由此而管仲之名高於天下何其榮也由此而管仲之光照耀於鄰國何其威也

曹沫為魯君將三戰三北而喪地方千里使曹子之足不離陳計不顧後出義不旋踵列頸而死則亦名不免為敗軍擒將矣曹子以敗軍擒將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

增批古文精言

魯仲連遺燕將書 上海華英書局石印

此一段是總收管仲曹沫二事以明燕將守聊城不足為節棄聊由於自畫之策魯仲連之遺書至此一段止矣惡音霧此一段乃燕將降齊劉向著書以贊魯仲連作結也史記載燕將自辦田單居聊城仲連正

無稱非智也。曹子故棄三北之恥。退而與魯君計也。齊桓公有天下。朝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劫桓公壇坫之上。顏色不變。而辭氣不悖。三戰之所亡。一朝而反之。天下震動。諸侯驚駭。威信吳越。傳名後世。

**序講**

古之含忍以就功名而立威乎天下者。不獨管仲為然。曹沫為魯君之將。與齊戰三戰三北。喪地千里。使沫於此時以喪師為辱。義不偷生。計不及後。自刎而死。則其名入不免為敗兵擒將矣。曹子以敗兵擒將。非勇也。功廢名滅。使後世無稱述。非智也。曹子故棄三北之耻。而能忍之。歸而與魯君計也。侯齊桓公有天下。而朝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劫桓公於壇坫之上。氣雄辭壯。遂使齊桓氣沮。致魯三戰所失之地。復於一朝。此時豈獨齊國而天下無不震動。諸侯俱為之驚駭。威之所加遠及於越。名何榮。威何大也。

若此二公者。非不能行小節。死小恥也。以為殺身亡軀。絕世滅後。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忿怒之心。而立終身之名。除感忿之恥。而立累世之功。故業與三王爭流。名與天壤相敵也。願公擇一而行之。

**序講**

若此管仲曹沫之二公者。非不能效小節而行之。惡小耻而死之也。特以為殺身止以亡軀。身絕於世。名滅於後。致嘆功名之不立。非智也。故去忿怒之心。而立終身之榮名。除感忿之小耻。而立累世之大功。故二公之業。直與三王並傳。而二公之名。且與天地同朽也。今公亦效二公。不拘小節。不惡小耻。因時趨利。其功業又豈遜於二公哉。願公擇一善者而行之。毋任其失也。

燕將曰。敬聞命矣。因罷兵倒鞬而去。故解齊國之圍。救百姓之死。仲連之說也。

鞬是弓衣倒鞬示無弓也

**序講**

燕將久困聊城一年。出于無奈。又見魯伯之遺書。不得已而解曰。故聞專命矣。於是於是因罷兵以倒鞬示無弓而去也。故解齊國聊城之圍。救百姓困厄之死。仲連之說也。

**評曰**

當時燕將亦知聊城終不可守。但苦被讒不能歸燕。多殺齊卒。又不敢下

鞬音獨說音稅

氣因此書少  
捐聊城屬齊  
取所固有未  
必為城  
附攻  
燕將得書降  
齊則大臣節  
義固守勢不  
能歸燕恐獲  
罪眾心離叛  
力不能支涕  
泣三日因而  
自殺聊城遂  
降齊襄公欲  
封魯仲連以  
地仲連不受  
遂阮不知云  
此一段是燕  
王先自認已  
過以叙所以  
致書之意  
不聽伐楚之  
諫以致去燕  
入趙試以書  
中所言而論  
定其是非  
此一段將欲  
責之先為望  
之詞

齊。惟冀燕救。且齊或有他警引去。僥倖不死。此其隱衷也。此書當分五大段。首段把智勇忠三句並提。倒入擇利而行為智。不可畏首畏尾。坐失事機。此段言聊城為齊必爭之地。且齊已無他國之警。可以全力攻擊。非一城之兵可支。守而不死。死亡隨之。不得為利。三段言燕國大亂。以孤城能守。暮年人之所難。即棄之而去。亦可以告無罪。四段言棄城之後。歸燕則功名可立。降齊則富貴可保。二計皆利。應擇而處一。五段言棄城不足為恥。死守不足為節。以管仲曹沫作證。惟其所期者大。總欲燕將棄聊城而去。以省戰爭。所謂排難解紛是也。

### 燕王謝樂間書

### 戰國策

燕王名喜。樂間。樂毅之子也。先是燕王喜使樂腹於趙。反報曰。趙可伐。間以為不可。王不聽。起兵六十萬攻趙。趙使廉頗禦之。燕兵大敗。樂間入趙。燕王以書謝之。

寡人不佞。不能奉順君意。故君捐國而去。則寡人之不肖明矣。敢端其願而君不

肯聽。故使使者陳愚意。君試論之。

### 序講

謂寡人不佞不能聽信君言。以順承予君之意。致君棄寡人而入於趙。若寡人明於料事而善於聽言。是克肖先王者。矣。君必不去。今去。則寡人之不肖。不亦明乎。然寡人切自悔也。自今以後。寡人雖欲專一其願。以承君教。而又恐君不

肯聽。其自新故持遣一介致書。以陳愚之鄙意。君其垂覽而試論之。

語曰。仁不輕絕。智不輕怨。君之於先王也。世之所明知也。寡人望有非則君掩蓋之不

虞君之明罪之也。望有過則君教誨之不虞君之明棄之也。且寡人之罪。國人莫不

言問即無往  
趨以明有怨  
於然而棄去  
罪亦難辭也

明怨承明罪  
白棄寡人承  
明棄句雙收

上文轉下  
此一段以不  
厚道者之未

盡厚三字是  
眼目  
以上自必有

罪轉入明怨  
棄燕二意見  
樂間之未盡

厚做個冒頭  
歸有利於己  
亦不肯為妨

人之事  
處上聲在家  
而出垣牆在

國而出封疆  
此八句泛論  
道理  
潮音扶  
夫音扶  
行音幸  
處上聲  
夫音扶

知天下莫不聞君微出明怨以棄寡人寡人必有罪矣

語恒言也先王燕惠王不虞不料也微薄也明怨明有怨恨也

**序講**

寡人使使者陳惡意何意也君固仁智之士也君不聞常語有曰仁不輕怨智不輕絕輕怨者非仁非智矣思君當日聖賢孰能無過寡人不求有功只求免過是以寡人有非不欲人知並望君掩蓋不虞君不掩蓋而反明罪之也寡人有過思欲改圖並望君教誨不虞君不教誨而反明棄之也因是寡人之罪昭著於世近則國人遠則天下莫不聞知君又薄出於趨以明有怨於寡人則寡人開罪於君細思之誠莫可寬也已

雖然恐君之未盡厚也諺曰厚者不毀人以自益仁者不危人以要名故擯人之邪

者厚人之行也救人之過者仁人之道也世有掩寡人之邪救寡人之過非君孰望之

今君受厚位於先王以成尊輕棄寡人以快心則掩邪救過難得於君矣且世有薄

而故厚施行有失而故惠用今使寡人任不肖之罪而君有失厚之累竊為君擇之

也無所取之國之有封疆家之有垣牆所以合好掩惡也室不能相和出語鄰家未為

通計也怨惡未見而明棄之未為盡厚也

**序講**

寡人之罪無可逃矣而君之所以自處又豈無一失乎寡人固以厚道望君即君亦以厚道自居者也今君遂棄寡人而我掩之是長厚之行也人有過而我救之是仁者之道也寡人以君誠仁人長者故掩寡人之邪救寡人之過諄諄為望之於君者也今君受位於先王之朝以成其尊不可謂不厚矣至乃輕棄寡人以求快於心無乃不可乎誠若君之所行也則掩邪救過宜望於君者而難得於君矣夫報復之道恒視人之厚薄以為用亦人世之常情乃世有薄而故厚施之行有失而故惠用者以視君何如哉今君棄寡人是令寡人任不肖之罪寡人所不敢辭也而君亦有失厚之累獨不為君惜乎竊為君擇處於其間誠無所取是寡人之所未解也夫國何以有封疆家何以用牆垣此無他故所以為合好掩惡計耳抑思君臣相關猶人有室也和為貴耳倘如室偶不和惟當覆藏若出語隣人徒資笑柄豈得為通計乎歷觀如此君亦當有以自審矣今寡人之怨惡未見而君即昭著而棄寡人使盡厚者豈如是乎是不但封疆垣牆之不足以合好掩惡而徒蹈出語隣家之誚耳

此一段甚責  
樂間去燕之

非  
遠棄燕而明  
怨於外與上

文有薄而故  
厚施二句相

反  
已上言

平日何以仁  
厚望樂間竟

不能收其益  
且自揣亦無

己甚之行政  
人不能誇乃

相棄而未盡  
厚之實

行音幸  
居燕三十年

所立之功以  
一去盡棄

行音幸  
此一段引柳

下惠之不去  
魯以責樂間

之去燕也  
此一段總收

上文莫樂間  
之復歸於燕

也上文言國  
人莫不知猶

寡人雖不肖乎。未如殷紂之亂也。君雖不得意乎。未如商容箕子之累也。然則不

內蓋寡人而明怨於外。恐其適足以傷於高而薄於行也。非然也。苟可以明君之義

成君之高。雖任惡名。不難受也。本欲以明寡人之薄。而君不得厚。揚寡人之辱。而

君不得榮。此一舉而兩失也。義者不虧人以自益。況傷人以自損乎。

箕子紂之叔父。紂囚之。伴狂而為奴。蓋即掩也不肖二句。是責間非然也。以上數句。是應上不毀人二句。而決言其非也。不難受。即任不肖之罪矣。

**序講** 自古君臣之間。最不可言者。無如殷紂之世矣。然今寡人自思。縱不肖。或末如殷紂之亂也。又為君思之。縱不得意。亦

益厚其行。不亦休乎。今君不然。使令寡人為君致悻耳。然君棄寡人而明怨於外。苟可以明君之高。義即以不肖之罪。子寡人寡

人亦不難為君受之。何也。此猶一得而一失也。再以厚薄榮辱較之。視君本意。欲明寡人之薄。以自成其厚。寡人誠薄矣。而君又不

得厚。揚寡人之辱。以自成其榮。寡人誠辱矣。而君又不得榮。此固徒傷其高。失其厚。誠一舉而兩失之。竊謂君之計短也。且

寡人聞損人之行。以自益其美者。義士猶或非之。况今欲傷人。而究以自損乎。誠見君所行之非計。而去燕之末。為盡厚也。

君無以寡人不肖。累往事之美。昔者柳下惠。吏於魯。三黜而不去。或謂之曰。可以去

矣。柳下惠曰。苟與人異。惡往而不黜乎。猶且黜乎。甯與故國爾。柳下惠不以三黜

自累。故前業不忘。不以去為心。故遠近無議。

**序講** 今若之去燕。不但不得厚。亦甚有自先王昔日尊寵之真矣。昔柳下惠之吏於魯。猶君之吏於燕也。雖

今寡人之罪。國人未知。而議寡人者。徧天下。語曰。論不修心。議不累物。仁不輕絕。智

不簡功。簡棄大功者。輕也。輕絕厚利者。怨也。輕而棄之。怨而累之。宜在遠者。不望之

乎。君也。今以寡人無罪。君豈怨之乎。願君捐怨。追維先王。復以教寡人。

燕王謝樂間書

上海萃英書局石印

究竟言與此  
處國人未知  
句原不相礙  
粗心人便說  
異可笑  
已上言樂問  
有功於燕不  
當入趙簡奈  
且使人議論  
不有其復  
歸也  
此一段是一  
篇結語直誅  
其去燕入趙  
之意正所以  
深責其非也  
又以不歸燕  
我足作波情  
詞懸至

修飾也不銜已善累玷也不暴人惡簡輕略也  
也輟止也捐棄也遠謂疏遠追維追思之也

**序講**

君今固明怨於外矣乃寡人之罪國人尚未及知而議之者徧天下皆樂問一去累之也其去柳下惠遠矣豈不聞語  
有之曰心有可原者不以深文飾成其過事有足諒者不以刻議致累於物仁不控絕於人智不簡畧其功今君有大  
功於國當思繼續乃棄而去之是自較其功也人於利祿之所在必為顧惜乃輕而絕之是自怨其君也今君較其功而棄之怨  
其君而累之在疏遊之臣谷或有之豈君之所以待寡人而亦寡人之所素望於君者乎今寡人悔矣亦願君捐棄昔日之怨  
追憶先王之思幡然返顧舊日復以教  
寡人是寡人之幸而亦先王之幸矣

意君曰子且隱心以成而過不顧先王以明而惡使寡人進不得修功退不得改過

君之所揣也惟君圖之此寡人之愚意也敬以書謁之

**序講**

寡人為之窺其意而代為之說曰子且以藏怒之意待汝以養成其過不顧先王之恩以明者而之惡使寡人圖功悔  
過進退無據意君之心或出於此此又寡人以小人之心而窺君子之腹諒君必不以是待寡人也唯君圖之寡人愚  
意如此故以書謁君  
其俯鑒而垂聽焉

評曰燕王為栗腹等所誤欲乘趙敝以一倍二倍攻之而樂問獨持為不可王所

以大怒者無非以問父樂毅受燕封於趙而終其身疑其有交私耳君既疑臣豈

容留待問之入趙宜也是書雖云謝罪其實懼問與廉頗樂乘合力攻燕即惠

王懼樂毅之意究竟疑團未破問之所以留趙不報者此也書中以棄燕明怨一

意翻弄到底先自認有罪繼責問失厚未望問復歸反復曲折布置啣接無不

井然讀者不能分其段落輒以為重複此書滔滔滾滾只是一意說上說下更不

別換一意而思致之委曲詞氣之流暢忽開忽合忽正忽反真有風行水上之紋

不足以喻其轉折雪舞風迴之勢未足以盡其起伏洵奇觀也。

### 魯共公酒味色遊論

共音

戰國策

魯共公名奮穆公之子也梁惠王武侯之子。傅稱梁王都於大梁國大而強魯衛宋鄭諸小國皆來朝之。

此一段因舉  
勝先言美酒  
之證酒以成  
禮既酣矣復  
請舉觴似涉  
於甘酒

梁王魏罃觴諸侯於范臺酒酣請魯君舉觴魯君與避席擇言曰昔者帝女令儀狄  
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

梁王是魏侯。傅稱王名榮。觴設席而飲范臺是臺名魯君即共公與起也。擇言是進言也。帝女堯帝之女儀狄。人名舜臣也。始造酒者美好也。禹禹王惡旨酒。

**序講** 梁惠王宴諸侯於范臺之上飲酒至酣乃請魯共公舉觴出位而進擇善而言曰今日賓主歡飲誠感事也然亦知酒  
然曰酒則佳矣造始於今其禍必貽於後世後世之君必有沈  
酒於酒而亡其國者因者戒於夏書是大禹之戒旨酒也如此

齊桓公是齊國之君。嘆食也不。不喜食也。易牙人名齊臣善烹飪。

齊桓公夜半不寐易牙乃煎熬燔炙和調五味而進之桓公食之而飽至旦不覺曰後

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

味音。齊桓公是齊國之君。嘆食也不。不喜食也。易牙人名齊臣善烹飪。

**序講** 昔者齊桓公夜半不喜食其臣易牙知其味不美乃或用水煎或用乾熬或隔火而燻或近火而炙和調五味以進桓  
公桓公悅其味美因恣啖而飽安寢至旦而未醒及醒時而味猶若在口而甘美也因嘆曰調美味於今日必貽禍於  
將來後世之君必有甘味之味而亡  
其國者是桓公之著戒於美味如此

晉文公得南之威三日不聽朝遂推南之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

晉文公得南之威三日不聽朝遂推南之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

南之威  
美女名

**序講** 昔者晉文公得美人南之威遂三日不出朝聽政既而悔悟遂却南之威而遠之嘆曰色之迷  
人也如是我雖然能改但恐後世之君必有荒淫於色而亡其國者是晉文公之戒色如此

此一段引楚莊王好遊玩

之證四段妙在說

出四個後世都影在梁王

身上

樂音浴

此一段是總

結上四段以

規之

樂音必

下同

夫音法

下同

附政

梁惠王稱款

其言而謝共

公於是屏酒

味美色絕游

玩屬精求治

而梁國大治

楚王登強臺而望崩山左江而右湖以臨後復其樂志死遂盟強臺而弗登自後世必

**序講**

昔者楚莊王得遊登於強臺莊王而瞻望乎四面之崇山但見千峰茂秀環翠可觀其臺之左則有長江之闊一瀉千

於強臺而弗登也我雖悔悟竊恐後世之君必有縱游

於高臺深池而亡其國者是莊王之戒遊玩也如此

稱善相屬

樂音

○

白台閣舞二者皆美人名

**序講**

昔者聖帝明王所以慮及後世者知今人之不能及古人也今主君所飲之酒即儀狄之酒也主君所食之味即易牙

之味也

主君之左則有白台右則有閣須是二美人無異南威之美也

今范臺之下前有夾林之茂威秀美後有蘭台

之高聳奇觀又何異強臺之樂乎夫酒也色也味也台池也四者之中苟耽樂其一尚足以亡其國今主君之樂不足有其一而

且廉有之可不早為覺情如大禹齊桓晉文楚莊之自為警戒歟梁王曰君之言足以稱善而相屬以規夫寡人矣敢不敬從之

**評曰**

此四件事凡有國者必不能廢但酒病在甘味病在至且不覺色病在三日不朝臺病在存其樂志死溺於此必荒於政所以能亡國惟戒其太甚而已此魯共公因酣後再請舉觴故連類及之起不用冒中不用過直起直落異樣筆力兼用四平排叙仍四意總收迴環照應章法絕奇



古文精言詳註旁訓合編

周聘侯先生選評

逍遙遊

莊周

莊周字子休者南華經中有逍遙遊一篇是形容逍遙遊之故俯仰自得之意

此一段以鯤鵬寓言其大

北溟有魚其名為鯢鯢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溟南溟者天池也

溟音明鯢音昆鵬音朋北溟北海也海運海氣運動也

**序講**

逍遙何遊乎即為飛矣天魚躍於淵者是也無大小皆然也無大小皆然也今請先極其至大者言計亦不知其幾千里則其大為何如大則大矣然在天地化育中不過一物耳安能逃陰陽之鼓鑄不能逃陰陽之鼓鑄則未有不隨陰陽之鼓鑄而化者矣一朝化而為鳥鳥又何名其名為鵬鵬從鵬化大愈可知姑無論鵬之全體即一鵬背亦不知其幾千里也如此其大使棲息焉猶不覺其大乃有時而怒飛又無論背即其翼已有若垂天之雲布於四陸則其大又何如背既大翼又大則疑其轉動維艱何道遠之可言不知鵬雖大推其種類不過是鳥也乃是鳥也若不自知其大者當其海氣動聽風作則將乘此風力由北溟以徙於南溟南溟若如此溟之在地中不過平徒耳猶不足暢其飛揚之性也乃南溟者天池也遊於天地其道遠可勝言哉

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溟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

以六月息者也

擊音吉齊諧古書名多記怪異之事名曰齊諧誌搏音團搏飛翔也扶搖風名暴風從地而上也

**序講**

自地而徙於天則渺茫而近於陸然而非怪也不有齊諧之誌可徵乎齊諧者志怪之書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溟也雖凌空直上然初離北海奮翼而起冲擊波浪直至三十里既而行空又見其搏扶搖而直上者至於九萬里其高遠為何如推其高推其遠非朝發而能夕至直以六月之久而始歇息者也力何大勢何險歟

勝音升此一段引齊諧誌之書以證之

此一段是水上起下也

自起至此為一段是言大之道遙

勝音升下同

此一段是言小之道遙

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耶。其遠而無所至極耶。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野馬田間之游氣也。塵埃日光中游塵也。

**序講**

鵬之徙於天池。高至此遠至此。久至此。疑其困苦於天地間。而未能逍遙也。孰知其不然。鵬雖大。三千九萬。雖高遠。六月。雖久。皆就人言物也。若自天地觀之。則斯鵬之南徙。何異游氣中之野馬也。何異日光中之塵埃也。即其怒飛九萬。亦只如生物以氣息相吹而行游不絕也。有何困苦而不逍遙哉。吾因鵬之道遙而測之。天然天空虛瀨渺。无可測也。徒見蒼蒼之色。其果天之正色。抑或遠而先所極。故蒼蒼耶。此予自下視上。則然不知上之視下。又何如。境同理同。想上之視下。蒼蒼无所至極。亦若是則已矣。上下空虛若此。因知天之積者厚也。鵬之遊所以逍遙者也。

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為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天闕者。而後乃今將圖南。覆音福。坳音凹。幼不從。幻培音復。天音結。開音過。

坳堂堂之四處也。培厚也。天闕不通也。圖謀也。

**序講**

以鵬之大。等於生物。以息相吹。蓋見天之積厚也。吾欲言天之積厚。而天大難言。且請言水。明於水。自明於天。水能負舟也。以水之積厚。力能載舟也。若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矣。譬之坳堂之上。覆以一杯之水。若以芥為舟。則猶之江河也。設置杯其中。則膠著於地。而不能行矣。何也。水甚淺而舟甚大也。再請言風。明於風。自明於天。風能負翼也。以風之積厚。力能勝翼也。若風之積也不厚。則負大翼也無力矣。然此皆言風之在上也。若鵬之直上九萬里。則遊於蒼蒼者。風斯在下矣。風在乎下。而後乃今得此培厚之風。風既積厚。則鵬直飄然於培風之上。其背若負青天。而莫能天闕者。而後鵬得以逍遙圖南也。

蜩與鸞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槍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為。適莽蒼者三飡。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春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

何知。

蜩音絲。鸞音學。決音血。槍音。將音孫。本从夕。俗作反非。

○

蜩蟬也。鸞鳩學飛之小鳩。決奮翼貌。槍突也。榆枋二木名。控地。投地也。適往也。莽蒼近郊林木之色也。三飡夕食也。果然飽貌。

此一段以大  
小相較而言

此一段又引  
湯言以為証

**序講**

鯢鵬之道遠於大者已如此再就其至小者言之若夫蠅與鴛鴦賦體最小則但知有小見鵬之從南冥因笑之曰以我而較鵬鵬雖大猶之我也既為鳥安得不飛然飛不可強致似不道遠矣我之決起而飛不過捨突至於榆枋而止再上之則困苦矣寧有時不至榆枋而投於地若必九萬里而南適亦何為哉鴛鴦之見於此夫亦未思積厚之說也且無論飛之積厚而言人之行路則固有積有不積焉彼適莽蒼至近之地朝往夕返腹猶果然未餒不必有積也至於適百里則須隔宿春糧適千里則須三月聚糧行愈遠者積愈當厚矣彼鴛鴦二蟲決起榆枋之下亦如往莽蒼之果然鴛鴦自適鴛鴦之性耳又何知鵬之所積序而所至遠哉然則大小雖殊道遠則一也

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大年

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

歲為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眾人匹之亦悲乎

**序講**

然物小而知亦小非獨鴛鴦為然也概而論之大都小知不及大知由小知大知而進推則小年不及大年何以知其然也請廣徵之草有朝菌者朝生而夕即殫所知者朝夕又何知一月中之晦朔哉蟲有蟪蛄者春生而夏死夏生而秋死春生者知春夏生者知夏又焉知一歲中之春秋哉此則所謂小年也惟年小而知亦小也若夫大年楚之南有冥靈者雖亦以春秋紀年然不以一年之春秋為春秋而以五百歲為春秋其年之大為如何上古又有大椿者其以春秋紀年并不以百歲之春秋為春秋而以八十歲為春秋其年之大更何如不獨草木也人亦有然相傳有彭祖者以八百歲之久年特聞而欲以眾人之小年匹之不亦悲苦而不道遠者乎

湯之問棘也是已窮髮之北有溟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

名為鯢有鳥焉其名為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

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溟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

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辨也

棘人名窮髮不毛之地修長也羊角是風之旋者鵬小鳥也奚何也

**序講**

鯢鵬之說不獨見於齊語湯曾問棘即此是已但其言大同小異其大曰窮髮之北有溟海者合而言之非即北溟乎此其同也彼又註溟海為天池則包南溟而言此其小異也言魚之廣數千里未知其修言鵬之背若泰山亦即不知

此一段言無所待之道遙

夫音扶 行音幸 分音混 數音朔 下同 王音旺

此一段言讓天下之詞德盛而人自化即易所謂見龍在田天下文明者是日

其幾千里之意也。雖小異而實大同。至魚名鯢。鳥名鵬。則一也。特不言化耳。若斥鴳之笑。與蜩鳩之笑。何異。窮髮以言北。羊角以言風。飛之至。以言自足。不過言之詳略耳。然揆其立言之意。總以明大小之辨也。

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微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笑之。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辨乎榮辱之境。斯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雖然。猶有未樹也。夫列子御風而行。冷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辨。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故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

知音智 行音幸 比音必 分音混 數音朔 下同 惡音烏 猶然笑貌 數數猶汲汲也 樹立也 冷然輕藐之貌也

**序講** 由前面斥鴳之笑。鯢鵬而推之用世。則用世中。亦未嘗無斥鴳也。故夫智可以效一官之職。行可以和一鄉之人。德可子之所笑。笑其所效。所比所合者。小也。笑人小。必自居於大。然致宋榮子之用世。亦不過譽不加勸。非不加阻。內以為內外。而外而定其分。榮以為榮。辱以為辱。而辨其境。斯已矣。彼其於用世。或然或不然。實未嘗數數然也。雖然。不必進推之無窮。即以用世之功。德言。猶覺其有所未樹也。何未樹乎。以其猶待用世而行也。再進而求之。列子則不待用世而行。固御風而遊行。空虛之間。則無所阻。而冷然善也。既無所阻。何不進遊於無窮。不知御風必待風。譬之三月不違。譬之日月至焉。試計其反期。蓋自有五日。彼於致生民之福者。或然或不然。實未數數然也。雖然。御風而免乎行。則無待而風則有待也。若有人焉。不必御風。乘陰陽二氣之正。御六時消息之變。綽乎裕乎。逍遙而遊於無窮者。彼且何所待哉。無所待。則渾然無迹矣。吾聞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此則乘天地。無己也。御六氣。何功也。遊無窮。何名也。逍遙如斯。殆至人也。神人也。聖人也。

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是缺然。請致天下。

燭火炬火也 尸猶主也

此一段言讓天下之詞德盛而人自化即易所謂見龍在田天下文明者是日

月出而時雨降也

此一段言各安其所之道

亦用二喻應

上有力以

致祭喻治天

下邑人當為

其勞尸祝當

為其逸然格

神實攝尸祝

隱隱見天下

治已有其實

也

舍音捨

樂音洛

比一段是莊

子述肩吾連

叔問答之語

引神人之道

送

好去聲

當去聲

**序講** 夫功與名之大者莫過於有天下使其有見於己焉則誰復讓之誰復辭之哉攻之於古堯聞許由賢欲以天下讓之

大燭火之光小而猶然不息其光也不亦難乎今見夫子是時雨降矣時雨之澤大漫灌之澤小而猶然漫灌其澤也不亦勞乎昔我之不讓者以夫子未立耳今夫子已立天下自治而我猶主之是我無己而有己也無功而有功也無名而有名也自視不

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為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為賓

乎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子無所用天下為危人雖

不治危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序講** 堯讓天下許由不受因辭之曰天下之子天下也子治天下而天下不治猶可讓入今天下既已治矣而子猶讓我我

深林而身之所棲不過一枝而足再壁之鷦鷯雖飲於河然飲之所極不過滿腹而止天下亦猶是也子其美名歸美乎君若曰讓天下予所棲所飲有限無所用此天下為况人生天地間各有所司也子司天下無論天下已治天下即不治我不能舍所樂以代子譬之危人司危雖不治危而尸祝者止司尸祝決不越樽俎而代之為治危矣

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反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

大有徑庭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貌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

綽約如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

癘而年穀熟吾是以狂而不信也

**序講** 肩吾問於連叔曰凡人之言好發大言者有之然按之或有當不顧前後者有之然察之或不反若吾聞於接輿者則

曰彼言貌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瑩潔宛若冰雪容止溫柔儼如處子能辟五穀吸風露所乘者雲氣所御者飛龍而逍遙遊乎四海此言雖妄誕年欲神其為人姑且無論最妄誕者彼又言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夫物不疵癘年穀豐熟自在

天地彼何與焉。乃誇以為神人之能。昔故以其言為詭。而不肯信也。

夫音扶  
此一段言神人之道遠如此

連叔曰。然。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豈惟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是汝也。之人也。之德也。將旁礴萬物。以為一世斲乎亂。孰弊弊焉。以天下為事。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

塵埃秕糠。將猶鼓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為事。與音預。時是也。旁礴。廣被也。斲。求也。亂治也。弊弊。煩勞也。

**序講** 連叔聞肩吾之言而答之曰。以子之見。夫豈不然。然天下有瞽於目者。無以與其獻乎文章之觀。而遂謂天下無文章。予有聾於耳者。無以與其鳴乎鐘鼓之聲。而遂謂天下無鐘鼓乎。由之。子不信接與者。而推論之。豈惟形骸有聾盲哉。

夫音扶  
下  
知音智

大人之知識亦有之。若子之為是言也。猶是汝瞽盲之言也。與接與何尤。若夫接與所述之人也。之德也。豈分天地所過者化。所存者神。舉一世而甄陶之。將無心於廣。被萬物而自勞。礪萬物無心於治世。而一世自求乎神人之治。己之不疵。癘即萬物之疵。癘也。己之神疑。即天下之年穀熟也。有不知其然而然者。孰弊弊焉。勞役其神。以天下為事哉。且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易於溺矣。而亦不溺。大旱至金石流。土山焦。宜乎熱矣。而亦不熱。無論神疑之妙。即其塵埃秕糠之粗。亦將陶鑄堯舜者也。誰肯舍其無為。而以物為事哉。

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

子藐姑射之山。汾陽之水。窅然喪其天下焉。斷音短。汾音焚。章甫。禮冠。汾陽。堯都也。自然。茫然也。

**序講** 堯欲以天下致讓許由。是猶宋人資章甫而適越。以為越人必不意。越人竟無所用之。許由自謂鷦鷯。偃然無所用。天下。是猶越人斷髮文身。不用章甫者也。是故當堯之時。天下之民。已治海內之政。已平。聞王倪。齧缺。被衣。許由。四人

賢。而往見四子於藐姑射之山。歸於汾陽之水。見神人無事於天下。而天下自治。方愧執天下以治天下之為拘。徘徊身世。覺茫然失其天下焉。由是觀之。則許由之辭。非矯。接與之言。非妄矣。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

之以為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呿然大也。為其無用而掇之。大瓠之鉢音蒲。瓠落之瓠音郭。盛音成。呿音岳。掇音刮。

此一段是惠子之言而同莊子

此一段總結許由神人兩段之意也

堅重也。籛落大號。然虛大也。摺擊也。

此一段借大籛為喻以明無用之逍遙

此一段惠子引大樹無用之物而喻也

**序講**

惠子謂莊子曰。觀人難論物。易物固期於有用也。若魏王所貽大籛之種。我樹之成物。將用之也。奈其實止受五石。以之盛水。則堅重不能自舉。因剖以為籛。而籛又籛落無容。雖然。乎其大。然而無用之。子將何以處也。

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為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泝泝統為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為泝泝統。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泝泝統。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籛。何不慮以為大樽。而浮於江湖。而憂其籛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蒿之心也。夫

不龜手藥。冬月以之泝手。不裂也。泝泝。洗灌也。統。是絮之細者。蓬心。是蓬蒿之心。短下也。

**序講**

莊子答曰。物有小用。亦有大用。夫子不知用此籛。是拙於用大矣。試請以類推之。宋人有善為不龜手之藥者。小用之。今子有五石之籛。何不慮以為大樽。浮江湖者。以此繫腰。則免沉溺矣。而尚憂其無所容。則夫子之心。其猶有蓬蒿之見也。夫

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眾所同去也。

樗音區中音眾。擁音奉去上聲。腫音結也。

**序講**

惠子又謂莊子曰。吾拙於用大。既聞命矣。然此猶有用者也。至若吾有大樹。吾不知所名。人皆謂之樗。凡樹之用在大。倘藏於深山。或數莫知。今立於塗中。而匠工往來。無一顧者。則其無用明矣。再準之子言。竊恐大而無用。故眾所同去也。

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教者。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死於網

此一段是莊子又借大樹為喻以明無用之道

夫音扶  
當去聲

夫音扶

借勢應前故不以其反復。今夫聲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為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

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為其側。逍遙乎寢卧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

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狸音里。跳音條。中音。獸之機檻也。聲牛。徒牛也。彷徨。徘徊也。

**序講** 莊子答曰。夫子但知無用之為無用。而不知無用又為大用也。吾欲與子言無用之為大用。而大用無所利。子必不取。且與子言。小有用之適為害也。子獨不見狸狌乎。卑身潛伏。以候閒游之教。豈不自以為有用哉。然東西跳梁。不避高下。終不免機械網罟之禍。今夫聲牛。大則大矣。用之執鼠。則非其所宜。總之物無大小。貴於用之得當耳。今子以大樹之無用為患。非真無用也。以無用之樹。立於有用之塗。自困苦也。子何不樹之於寂寞虛曠之地。而相安於無用矣。子再彷徨乎無為於其側。道送乎寢卧於其下。將擁腫卷曲。不夭折於斤斧。機辟網罟。物又無害。子試思之。即無所用。又安有困苦哉。惟不困苦。則此大樹。猶之鯤。猶之鵬。猶之冥靈。猶之大椿。猶之乘天地之正。猶之御六氣之辨。猶之遊於無窮。夫豈不逍遙哉。此逍遙遊之所以作也。

**評曰** 嘗讀莊子之文。先須識其寓意之所存。而後悠然會其旨趣。否則一望汪洋。便無牆壁可依。路徑可覓也。此逍遙遊一篇。引證聖人無名之說也。想其大意。只是無欲而自得。一語可了。故篇中言大亦逍遙。治世亦逍遙。辟世亦逍遙。堯以天下治。歸之許由。奇矣。乃許由亦自認有治天下之實。但不居其名。有用亦逍遙。無用亦逍遙。反復騰躍。總以明其性分之各適。文雖變幻。而不可端倪。然細玩之。字字是逍遙遊也。寫得如許筆墨。縱橫盡致。忽鯤。忽鵬。忽天。忽風。忽水。忽堯。忽許。忽冥靈。忽大椿。忽斥鷃。忽神人。忽大瓠。忽大樹。千奇萬怪。無般不有。千態萬狀。無般不起。來不知其如何忽來。去不知其如何忽去。不隱不露。真天授神筆。豈人力之所能哉。任古今何等才人。總措不得手也。

夫音扶  
當去聲



養生主

莊周

養生主。養其有生之主也。有生之主是誰。即齊物論所謂真君是已。所謂未始有夫。未始有無者是已。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為知者殆而已矣。

知音。○涯盡也。殆危也。

**序講**

莊子曰。人生如窮通壽夭。大小知愚。以至日用應事接物。莫不有自然之分。不可過求。此所謂有涯也。然此有涯者。極其自然。不待安排。是我所生之主也。無如世人私智千方百計。日出不窮。是無涯者也。以有盡之生。令其隨無盡之智。則有盡者。安得不為之銷鑠。此有涯之理。有不危殆。而尚能為之安存乎。然既以殆已。若痛加猛省。猶可稍復。乃人方自用智。為得計。仍復為紛擾。已困者重復困之。則此有涯者。終於殆而已。以此養生。縱壽百歲。止謂養形。究與所生之理何與耶。

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督以為經。

緣順也。督猶中也。經常也。

**序講**

夫欲養生。不可用智固矣。又當追思我生之所自來。即此生本無有也。從無生有。則無非即生之主。主生既本無。則一毫私智。一毫作用。俱無所用。此中並無所謂善也。又何有於惡。又何有於名利之可言乎。夫為善。則名必隨之。為惡。則刑必隨之。名為善之因。刑為惡之因。無近名。近刑者。是善惡俱不為也。如是。則不行善。不作惡。四邊無染。虛空獨立。豈非中乎。是即所謂督也。苟順其督中之自然。則事至即應。應過即忘。未發是已發之體。已發即未發之用。既不用智。亦不傷神。何善惡之可名。而又何生主之不養哉。

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

**序講**

夫人但患用智。則自私自利。以我御物。觸處皆滯。惟緣督以為經。順萬物之自然。則事事無不可也。故以之保身。則神不擾。氣不耗。神安氣全。故可以保身而無夭折之虞。故可以全生而無戕賊之患。如此。則世緣之中。無不可入。即以之養親。而親可以養。以之盡年。而年可以盡矣。所生之主。固可忽乎。

庖丁為文惠公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踣。砉然響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譚善哉。技蓋至此乎。

蹄音几。春音。畫中音。眾下。

**同曉音麥**

春皮骨相離聲。騞破聲也。聲大於春。桑林商之舞。樂名。經首。咸池。樂章名也。譚。慨嘆之聲。

此段引危下解牛先替其技之善。以見純任自然之意。

此一段善養生主之效。養生主是春親。不過事之二端。盡年即窮年。進歲月。

此一段正言養生理。夫音扶下同。

此一段言生之有盡。以見當養之意。知音。分音。念。

此段因其自  
然而不見解  
牛之難  
好音浩

此段見庖丁  
之善於養刀  
也

更音庚  
下同  
問音監  
下同

**序講**養生貴自然不必於養生求之也。即觀庖丁可以喻矣。如庖丁為文惠公之解牛也。周身畢用。觀其手之所觸。尚有微入復貼然。莫不中律呂之音。而其音之妙也。若合桑林經首。猶如觀商樂之舞。而聽咸池之奏也。文惠君見而嘆曰。得未曾有也。庖丁解牛之法。遂至如此乎。

庖丁釋刀對曰。臣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

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遇。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

卻。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軫乎。好去聲。卻音際。窾音。款。綮音故。軫音孤。

官。目之官也。批。擊也。卻。問也。窾。空也。肯。綮。骨肉相着處也。軫。大骨也。

**序講**

時庖丁解牛。聞惠公之贊。此時牛未解完。刀尚在手。至是釋刀而對曰。技與道不同也。臣之解牛。但因其自然而然。則技不足。以名之。而為道。是臣之所好也。君徒以技視之。不知於技更有進矣。始臣之學解牛也。未能見其理間。以我解牛。故所見無非牛者。及至三年之後。心嫻手敏。但見其理間。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技愈熟矣。道愈精矣。其所解之牛。但以神遇之。而不以目遇之。惟不以目遇。而以神遇。是以耳目之官。止而不用。而神自周流。竟有不知其然而然者。但依天然。勝理於骨肉交際之處。則批擊之於骨節空處。則順而解之。因其固然而已。其用刀之技。未嘗經涉。其肯綮之間。而况骨之大。生

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若新

發於錮。彼節者有間。而刀若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是

以十九年。而刀若新發於錮。更音庚。錮音刑。問音監。下同。錮。砥石也。

**序講**

解牛而未得理解。則用刀費力。所以良庖刀必歲更。以其割也。割則刀及易傷。至於眾眾人而為庖。是族庖也。刀必月更。欲大骨而刀易折。今臣之刀十九年矣。解牛不下數千。若時日既久。解牛亦多。必有所損。而視其刀。及猶若新發於錮。此非刀之善。而臣之用刀有方。惟恐刀及既厚。及又無間可入。是以難也。彼牛之骨節。自有間縫。而刀及又不厚。以無厚之及。入於有間之中。則遊刃於虛。豈不恢恢乎自有餘地也。是以臣刀十九年。雖解數千牛。而刀猶若新發於錮。豈良庖族庖歲更。刀月更刀者之可比乎。

此段見有難  
解者竟亦易  
解也

此段言內順  
自然之則外  
有自得之狀  
從音聰  
此段提明養  
生之言以結  
之

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怵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動又甚微謀然已解如土委地

畫 筋骨交錯聚結  
為族怵懼也

**序講**

夫心手雖熟運刀於有餘豈遂無難為者乎故每致筋骨交錯聚結之地見其難為亦怵然而有戒心使慢為用刀幾何不憐為良庖族庖也吾則視為止目下不敢旁矚也行為遲刀不敢猝用也為之審詳微上動刀而交錯聚結者解已謀然如土委地也

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

**序講**

解牛之事畢而刀可藏矣乃牛解而刀不傷不損心殊自得此時提刀而立凝神於無何有之鄉從容四顧躊躇滿志焉復善其刀而藏之是解牛事也解畢猶未解也

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序講**

文惠君曰善者吾始以庖丁為解牛之人而善其技吾今知庖丁不知技善而進乎道者吾聞官止神行順天則因自然是此生天所哉也故吾於其言得養生之道

**評曰**

生既自然則養之亦當任其自然慨世人用智則觸處皆滯此生安得養而養生安得有主歐陽子云百憂感心萬事勞形二語便是有涯隨無涯註脚

孟子云如智者亦行所無事則智亦大矣二語便是緣督為經註脚庖丁解牛之

喻不過明其自然而已至文之超超玄著謂言不盡意者尤當於言外會之

楚辭

乃屈原所作楚之同姓也仕楚為三閭大夫閭猶家族也楚有宗室昭氏屈氏景氏屈原掌此三家宗法爵祿之事故曰三閭大夫因忠諫楚懷王而不用為上官大夫所譖乃放逐不用原憫宗國之危亡因作離騷楚辭以自傷之也

卜居

屈原

屈原又名平此篇憂讒憫遇知楚將亡因自卜其所以居身之道故云卜居

此段叙往下  
居之由

此段寫欲求  
卜之事

勞去聲  
下同

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復見竭智盡忠而蔽障於讒心煩意亂不知所從乃往見太子鄭

詹尹曰予有所疑願因先生決之○故逐退也太子占卜之

**序講** 屈原內因懷王夫人鄭袖所讒外因上官大夫靳尚所毀楚王怒而放之於湘江之南是以三年不得復見然眾人留

者自拙於謀身是以欲求免於蔽障而不得故不能無疑然卜以決疑天忠自可無疑被障思一破障於是求就占卜之官姓鄭而名詹尹者求其卜以決我心中之憂疑也

詹尹乃端策拂龜曰君將何以教之屈原曰吾寧悃悃款款以忠乎將送往勞來斯

無窮乎寧誅鋤草茅以力耕乎將遊大人以成名乎寧正言不諱以危身乎將從俗

富貴以媮生乎甯超然高舉以保真乎將啜些嘗慄斯啜伊嚶以事婦人乎寧廉潔

正直以自清乎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以挈楹乎寧昂昂若千里之駒乎將汜汜若

水中之鳧乎與波上下偷以全吾軀乎寧與騏驎抗軛乎將隨鴛鴦馬之迹乎寧與黃

鵠比翼乎將與雞鶩爭食乎此孰吉孰凶何去何從

**端** 正也策者草也端策將以筮也龜灼龜也拂之將以下也悃悃款款

伊嚶音偏呢音倪滑音骨泥音之鳧音扶鶩音木誠實傾盡貌樣質也遊謁也大人謂爵然負鉅望之人諱忘也啜嘗求

媚也漂詭隨也啜啜強言笑貌嚶嚶示人以儒雅兒童之狀也突梯謂可攀援也滑稽古轉不窮也如脂潤也如韋柔也挈楹此柱之員也昂昂雄壯貌汜汜浮沉也騏驎良馬名黃鵠大鳥也一飛千里鶩是水鴨也

**序講** 夫卜則或者或龜所必用也詹尹乃端策而拂筮將已卜矣而問原曰卜者君之事而所卜君之意也君令將卜

不致獲戾惟模以將之則忠多術寡不失之於太真則失之於無文此未可也抑將送往勞來往者送之則喜來者勞之則慰一

身環應於前後之際如斯於元窮乎是與忠樸殊途矣靈力耕原野誅鋤草茅以自食其力埋名隱跡不求聞達者也抑將遊謁

大人之門得結海內之賢豪以留聲名於天壤乎此較之不求名者低矣不顧名者不猶愈乎是又與隱者殊志矣靈位立則端

陳詞侃侃不避忌諱夫正言易招人王之怒不諱多來讒賊之口以易怒去又益以讒賊之媒身尚可以得安乎然尚利君國危

朝音潮  
樂音洛  
夫音扶  
下同

此段自嘆世  
之顛倒似不  
可卜總見心  
煩意亂也  
又發一段感  
慨自言所以  
求卜之由也  
此段見人心  
意不定即遊  
策亦不足憑  
也

身所不計也。抑富貴人所同欲。道德榮昌不可望也。不義之尊榮不可居也。聊從世俗之富貴。止以安飽為期。以樂吾之餘生乎。是又與危身者殊事矣。或吾人之天真不可銷。樂或躬吐納之道不與世為伍。儻然遐舉。以保吾之真乎。抑將效小人之態。口欲言而未敢。心抱怨而求媚。飾詐以文。藏恨於弱。將此法以事婦人乎。若將法事婦人。則可奈何。以事君也。以妾婦自待。不可言也。以婦人待其君。尤不可言也。或混俗和光之不可。寧取廉守潔。正以持己。直以待人。不必盡以此繩世也。而惟以自清乎。抑將工習諸媚之術。攀援以上。升圓轉而不滯。滑而已潤。又益之以如脂之潤。指則已柔。又益之以如韋皮之柔。而比極柱之圓轉乎。夫君比臣以極柱。而欲其真。臣則自比於極柱。而較其圓。且滑馬欲圓。以希寵。國事尚可問耶。或涉遠道而昂昂若千里之良駒乎。然我瞻四方。威感而靡所騁矣。將若汜汜為水中之魚。以與世浮沉乎。而泊沒之餘。吾生其與之俱弱矣。以言力可負重。思與賢才而同列。是如騏驥並驅也。今則抗騏驥之軛。而不能行。遂墮駕馬之後塵乎。將高蹈而遠舉。是與黃鵠齊飛也。而黃鵠之冲霄。不可比也。將不能遠舉。而乃下至於雞鶩。競飲啄乎。夫此數者。吉凶已定。去從可不再計。而決也。然以心煩意亂之餘。不知所從。則此事之孰吉孰凶。而予之何去何從也。先生其為我詳決之。

世溷濁而不清。蟬翼為重。千鈞為輕。黃鐘毀棄。瓦釜雷鳴。讒人高張。賢士無名。吁嗟默默兮。孰知吾之廉貞。濁音混

**序講**

然今日之世。吾知之矣。蓋溷濁之世也。何以見世之溷濁而不清。清則輕重不至相反。六律不致於失調。賢士不致於失所。不清則輕重倒置。蟬翼至輕也。而反為重。千鈞至重也。而反為輕。是何足與論輕重乎。以聲律言之。黃鐘為六律之首。今則毀棄。六律俱壞矣。瓦釜本無聲。反同於雷鳴。何況有聲者。百怪俱作矣。讒佞之人。則高張勢焰。賢哲之士。加以毀謗。而泯滅其名聲。吁嗟世既至此。夫復何言。惟默默自傷而已。又孰知吾有廉潔之操。忠貞之節也哉。是可知也。

詹尹乃釋策而謝曰。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物有所不足。知有所不明。數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龜策誠不能知此事。釋舍也。謝辭也。

**序講**

詹尹問原卜居之意。乃釋策而辭謝之曰。夫事之有定者。鬼神不得而知也。故自其有定者。而觀之。則尺長寸短。物無有不足。智無有不明。因其數得以及之神。以通之。自其未定者。而觀之。則用尺或過於尺。而尺短矣。用寸或不至於寸。而寸不有所長乎。物亦有所不足之時。不能於人心求足也。知亦有所不明之時。不能於未定時求明也。即者策之數。有時不足以限之。龜卜之神。有時不足以通之。若是者何也。以君心中之意。操之於君也。使用君之心。以行君之意。東遊雖靈。又何足以知之。君但審君之心。行君之意。順理則吉。逆理則凶。吉凶去從。適策鬼神。誠不能定也。

**評曰**

篇中以蔽障於讒四字。是綱領。蓋惟蔽障。所以三年不得復見也。靈均為國

附攷 楚懷王拒屈  
原之諫信張  
儀之詐往朝  
於秦為秦所  
留而卒子頃  
襄王立又因  
讒而發屈原  
不用故投汨  
羅江而死

此段叙屈原  
廢放憂患惟  
悴之狀

此段設漁父  
之問以發起  
通篇大意見  
其形容顏色  
疑而怪問  
曾音層  
朝音潮  
此段是一篇  
主意世人眾  
人暗指楚之

之忠。其身之潔。濱九死而不悔。豈有此吉凶去從之間。但以竭智盡忠。上不見察。於君。下不見諒。於俗。無處苦語。故平空讓出問卜。公案以為借着卜之陳詞。庶幾可質諸鬼神。以自白其廉貞。此無聊之極思也。中段八個寧字。八個將字。語意低昂。隱隱可見。然世亦無鬼神。許人悖道求合。詹尹釋策。所謂卜以決疑。不疑何卜者也。屈原借卜而發其悲憤之意。豈真不知而問哉。篇中計六易韻。亦騷之遺音。其文勢嵌嵌錯落。尺幅中具有千變萬化之態。真絕妙好文。

漁父辭

屈原

屈原名平。字靈均。楚王內有夫人鄭袖所誘。外有張儀所毀。故屈原屢諫不從。又有上官大夫所譖。乃被放逐。牢騷不平。因作離騷經。篇中有漁父辭。託為漁父問答之辭。以自寫其衷曲也。

屈原既放。遊於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

憔悴音粹。○放斥逐也。憔悴黑也。枯槁屈被放逐。則忠愛之心。益不得遂。於是遊於江潭。行吟澤畔。以發洩其不得於君之憤。夫心者。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有不能免矣。

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與。何故至於斯。

父音甫。○漁父捕魚人也。

序講 江潭澤畔有漁父焉。曾識屈原。今見顏色形容。異於昔日。乃問之曰。果是屈原乎。乃三問大夫也。何不立朝事君。何故至於斯地耶。

屈原曰。世人皆濁而我獨清。眾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

序講 凡人本清醒。溺於貨利則濁。沈於嗜慾則醉。然人人皆濁。則相安於濁而不知。人人皆醉。則相安於醉而不覺。屈原曰。無奈何。我之獨清獨醒。異於世人之皆濁皆醉。則眾人自說反以我為怪而詫異之。是以廢棄放逐。以至於此地也。

漁父曰。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世人皆濁。何不滌其泥而揚其波。眾人皆醉。何不飲其醪而餽其糟。何故懷此貞節。且歌且謔。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曰。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世人皆濁。何不滌其泥而揚其波。眾人皆醉。何不飲其醪而餽其糟。何故懷此貞節。且歌且謔。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

君臣 濁指 溺利欲言醉 指無知識言

此段言已 不能和光同 塵而設為漁 父以漁之

夫音扶

此段自明其 清白絕俗而 答漁父也

此段總結通 篇大意不止 照應清濁二 字 附攷 屈原後於五 月五日投湘 水之汨羅江 後為蛟龍之

何不舖其糟而歎其醜何故深思高舉自令放為

也泥在水底波在水面言浮沉於濁中仍不自失其清為舖食也糟酒滓也醜醜也醜薄酒

**序講**

漁父曰子之清醒以為獨異於世之眾人也吾以眾人固不足論然有聖人在焉夫聖人者與物無忤者也不能必物之

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

冠中之塵垢故彈而振之也察察清潔色汶汶暗不明也皓皓猶皎皎也言所以致此 皓皓之德者幾經濯磨亦猶沐浴方新不致再蒙塵垢以汚其清醒之體生死不足計也

**序講**

屈原曰士各有志不可強也吾聞之新沐者必彈拂其冠新浴者必振頓其衣恐穢之汚其潔也子雖不知幾經

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

**序講**

漁父知其志之不可移乃莞爾微笑鼓動其漿枻而去乃自歌於舟中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言世之清可以

評曰史記載屈原作此辭之後又作懷沙賦自投汨羅江而死篇中有葬於江魚腹

舟用蘆葉裹  
粟以弔之遂  
為龍舟競渡  
之俗至今猶  
常合以糯米  
裹粽名為角  
黍是也

此段就眾論  
上定人品行  
玉憫恤屈原  
忠憤而死與  
友景差等作  
招魂天問等  
篇以離騷之  
後均謂之楚  
辭

此段以歌喻  
之可見士行  
之不同喻行  
之高潔以非  
國人所及故  
不能與之合  
先分說後總  
說

在原非不知和光同塵。可以免於罪。但自惟得此清醒之體。費却許多洗濯工夫。原非易事。若入於濁醉之中。何異新沐浴者。復受衣冠垢污。與未沐浴同矣。是漁父以不入耳之談。來相勸勉也。及自言其志。而漁父亦不以為然。作歌而去。彼時舉世總無一可語之人。雖欲不自況。不可得矣。此通篇之大旨也。

### 對楚王問

宋玉

宋玉。屈原弟子。楚大夫也。數不合於時。楚襄王因問。宋玉而對之。以此也。

楚襄王問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與。何士民眾庶不譽之甚也。宋玉對曰。唯然。有之。願

大王寬其罪。使得畢其辭。

行音幸與音。子唯音偉。

遺猶闕失。先生長者之稱。譽名譽也。唯應聲有之。果有不譽辭不譽之故。

### 序講

襄王問於宋玉曰。士人立身名譽尚矣。然名者行之表也。有其行。斯有其名。今觀先生上而為士。下而為民。何士民之多。竟無有稱譽。謂先生賢者。豈先生立身行己之間。尚有遺失而不全歟。不然。何以士民之口。不譽先生之甚也。宋玉對曰。大王之言誠是也。臣或有遺行。亦未可知。願大王寬臣遺行之罪。始得盡其不譽之辭。以白焉。

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為陽阿。薤露。國中屬

而和者數百人。其為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國中

屬而和者不過數人而已。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

阿薤露亦曲名。是中等者。陽春白雪亦曲名。最上者。商羽徵皆五音中之名也。

### 序講

大王以無譽歸臣為臣有遺行。臣請得畢其說。夫楚都大王之國也。而知有郢四方之客。畢集焉。臣楚人也。而知郢中之有歌者。其始為下里巴人。是曲之鄙俗。最下者。人皆知之。國中之人。無論生於斯。客於斯。但聞其歌。而皆易知。且和



行音幸  
夫音扶  
下同  
和音禍  
下同

此段再引鳳  
鯢為喻見士  
行之不同故  
鯢不能知鳳  
之所知鯢不  
能知鯢之所  
知

先總說  
夫音扶  
下同  
行音幸

此段方結已  
之不同於人  
而人不覺之  
故行高由於  
品高不合於  
俗由於俗人  
不能知喻又  
推進一步

也。故和之者不知其幾。不下數千人。容又為陽阿。鐘露之曲。是中等之曲也。國中之人從而和者。尚有數百人。及其曲而為陽春。白雪。是曲之上者。國中之人從而和者。寡不過數十。及客又為五音。協律。聲調。鏗鏘。引之以商。刻之以羽。或變宮。變徵。之聲。則國中之人。和之者。不過數人而已。夫始而下里。巴人。繼而陽阿。鐘露。繼而陽春。白雪。引商。刻羽。歌以屢變。而高和者。始以數十。繼以數百。至於數十數人。和以遞降。而減其故。何也。因是知曲調下。而和之者。眾。曲調高。則和之者。寡矣。夫士行之不同乎。流俗者。殆猶是曲高和寡矣。

故鳥有鳳而魚有鯢。鳳凰上擊九千里。絕雲霓。負蒼天。足亂浮雲。翱翔乎杳冥之上。

夫籓籬之鷄。豈能與之料天地之高哉。鯢魚朝發。崑崙之墟。暴鬚於碣石。暮宿於孟

諸天。尺澤之鯢。豈能與之量江海之大哉。

**序講**

夫士行不同。不獨歌之為然也。觀夫鳥之中。以鳳為瑞。魚之中。有鯢為大。當鳳凰之飛也。上擊九千里。惟飛之高。所以能與鳳料天地之高哉。當鯢魚之遊也。朝發於崑崙出水之源。而暴鬚於碣石之地。暮宿於龍門。孟諸天澤之河。其一日之泳游。不知其幾千萬里。迥非凡魚可及也。至尺澤之鯢。遊行有限。豈能與鯢料江海之大哉。人之與庸俗。不同。何以異此。

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鯢也。士亦有之。夫聖人瑰意琦行。超然獨處。世俗之民。又安

知臣之所為哉。

**序講**

夫鳥有鳳而魚有鯢。不獨魚鳥為然也。即於人之中。而稱為士者。亦有之。是以聖人立意至大。制行至美。超然萬物之表。而處於不求人知。而人亦卒莫知之。此聖人所以遊世無悶也。彼世俗庸庸者。流又安知臣之所為。而構譽之哉。此臣之所以不見譽於士民眾庶之口也。大王知此。而臣之行。可白矣。

評曰。惟賢知賢。士民口中。如何定得人品。楚王之問。以不見譽之故。宋玉之對。由

不合於俗。把一班俗人伎倆見識。盡情罵殺。豈不快心。

說難 說音稅 難音泰 文

韓非

上海華英書局石印

韓非韓國之公子。小為人口給。喜刑名法術之學。與李斯同事。荀卿上書秦王。秦王不用。非悲慮真。不容於邪枉之臣。乃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凡十餘萬言。說難者。知說人主之難。而審其自進言之當否也。

此一段先言說之難不在此數端以起下文說難之

故此三者近取諸身可以自主故猶非難此段申言說難之故

此段再由言說之所以難此言身危六段即下文所云甚者為戮之意

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難也。又非吾辯之難。能明吾意之難也。又非吾敢橫佚能盡之難也。○橫佚猶縱橫放佚也

**序講**

凡說之難。人皆知之。以為難於立說。難於明吾意。又難於盡事之情。不知說之所以難者。皆不在此。故非謂吾知其事。而有以說之難也。又非恐其不明吾意。而辨之之難也。此皆不難說之。所以難者。必有在矣。

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所說出於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所說實為厚利。而顯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若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而顯棄其身。此之不可不知也。○預。先一結。過下再起。

**序講**

夫說止用吾意以言之。故前此三者不足為難也。既不為難。則說之當易矣。不知人各有心。心不易知也。而說之者。須明人君之心。而後可以吾說合其情。此說之所以難也。使不知吾所說之心。而漫說之。故有為名者。焉有為利者。焉。

有名利俱為者。焉。使人主之心。本欲博聲譽。以名為高者也。說之者。不知心在於名。徒以厚利說之。則見其人。品污下。而以卑賤遇之。必棄之遠之矣。人主之心。本欲求富強。以利為厚者也。說之者。不知心在於利。而徒以名高說之。則見其人。迂無當於事情。必不收其所說矣。此二者皆一為名高。一為厚利。猶易知也。又有名利兼收者。其心實為厚利。而外則顯為名高。使說者止為名高說之。縱言無可議。而意不相符。疏之不可也。勢必外示尊崇。以收其身。而心實疏之矣。若止以厚利說。則意或相掩。而言可以皆說之難。不可不知也。此上見說之難。以不可不知為一結。

夫事以密成。語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其所匿之事。如是者。身危。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善議。以推其惡者。則身危。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德亡。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是者。身危。夫貴人得計。而欲自以為功。說者與知焉。則

夫音扶  
下同

強上聲  
下同

此段又原所  
說者之心而  
益見其難也  
論尊貴之短  
似涉於離間  
親信論卑賤  
之長似嫌於  
明責官爵論  
其素嗜好之  
事如鄙志以  
鼓琴見齊威  
王論其素  
不喜之事如  
商鞅說秦先  
以帝道王道  
試之此段  
始正言說之  
之道又根上

身危彼顯有所出。事乃自以為也。故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彊之以其所必不為止之。  
姑姓大拂人意所取也。夫音扶與音。預彊強上聲。○隱也。滲漏也。

**序講**

夫說之原欲所說之有濟也。而遂至於身危。則說之愈不可不慮矣。夫事以秘密始成。猶之言語泄漏。而事敗。其敗也。未必說者有意而泄之。或以語及其所不欲明之事。則人必以窺吾之隱矣。如是者身危。人主之過。方有其端。尚求昭著也。而說者竟明言之。復引美善之議以推其惡。則人必以為揚吾之過矣。如是者身危。其或人主之恩澤。尚未周渥也。而說者所言之事。若極知之者。是成敗俱無所利矣。何也。說行而有功。則不見吾之德。說不行而事敗。則反疑吾言之。如是者身危。貴人有所事。未必其成也。然心以為得計。而欲自以為功。使說者與知焉。則恐其功之不自己出也。如是者身危。或貴人顯有所事。欲自矜其獨斷也。而說者與知焉。則恐其功之不可為之。事強之以必為。有必不可止之事。強之以必止。則勉強之極。而貴人心必不悅。如是者身危。以上六者。雖見說之難。而亦皆進說者之失也。曷不因說者之心而觀之者乎。

故曰與之論大人。則以為為間已。與之論細人。則以為為強權。論其所愛。則以為為借資。論其所憎。則以為為嘗己。徑有其詞。則不知而屈之。汎濫博文。則多而久之。順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  
病其過。○縱已上。○即下文所云。薄者。見其。○結過下。○再。○問音諫。怯音。

序講 夫進說者不同。而聽說者亦異。故與之論大人之當去。不以為大人之當去也。而心疑以為說者之以疏間親與之。論細人之當用。不以為細人之當用也。而心疑以為說者之嚮吾權。君有所愛也。因而論之。又疑其借資以求用也。君有所憎也。因而論之。又疑其嘗己以探意也。或直捷以陳辭。則事端原委之未悉。君必以我為不知而屈之。或博辨以引證。則非俄頃之可盡。君必厭其煩言而倦於久矣。君意有所向。即順其意以論之。則必以為怯懦。而不盡事之情。君心有未明。慮事廣遠。而橫肆。則見其不識大體。而倨傲侮慢之。凡此皆說之難。不可不知者。此上又見說之難。而以不可不知再結之。

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敬。而滅其所醜。彼自知其計。則無以其失窮之。自勇其斷。則無以其敵怒之。自多其力。則無以其難概之。規異事與同計。譽異人與同行者。則以飾之無傷也。有與人同失者。則明飾其無失也。大忠無所拂辭。恪言無所擊排。乃

**序講**

夫進說者不同。而聽說者亦異。故與之論大人之當去。不以為大人之當去也。而心疑以為說者之以疏間親與之。論細人之當用。不以為細人之當用也。而心疑以為說者之嚮吾權。君有所愛也。因而論之。又疑其借資以求用也。君有所憎也。因而論之。又疑其嘗己以探意也。或直捷以陳辭。則事端原委之未悉。君必以我為不知而屈之。或博辨以引證。則非俄頃之可盡。君必厭其煩言而倦於久矣。君意有所向。即順其意以論之。則必以為怯懦。而不盡事之情。君心有未明。慮事廣遠。而橫肆。則見其不識大體。而倨傲侮慢之。凡此皆說之難。不可不知者。此上又見說之難。而以不可不知再結之。

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敬。而滅其所醜。彼自知其計。則無以其失窮之。自勇其斷。則無以其敵怒之。自多其力。則無以其難概之。規異事與同計。譽異人與同行者。則以

飾之無傷也。有與人同失者。則明飾其無失也。大忠無所拂辭。恪言無所擊排。乃

飾之無傷也。有與人同失者。則明飾其無失也。大忠無所拂辭。恪言無所擊排。乃

文所說之心而分析之蓋人主行事各有其所貴重所羞恥處意之不疑如此始得人主信用矣說之初言以上俱言說之難

此段方言說之難尺字承篇首橫伏能盡向來也非敗於便欲能盡之難必得其所以當盡之時為難也此乃就信用之後言○此段引尹奚作證以見欲說成不得不然之意必由於上之用不用引證上文委曲行說之意要音

後申其辨知焉此所以親近不疑

申同

○飾粧點也所敬所貴重也滅隱覆也所醜所羞恥也概所以平斗斛者猶俗言兜頭一蓋也悟言起悟之言辨知二字承篇首吾知吾辨

句來言非吾知吾辨之難申其辨知尤難

**序講**

夫說之難既如此由於不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之故也故凡說之務必視所說之人彼必有所敬也當知其所敬從而文飾之彼必有所醜也當知其所醜從而隱滅之何以知其然也蓋彼以計自知旁參其計不可也而遂無以失誤窮之彼以斷自勇代籌其斷不可也而遂無以相敵怒之彼以力自多無不可行之事也而遂無以難成而扞格之不獨此也而進說者又自有術只故事有當規者不即其事以規之而觀異事與同計行有當譽者不即其行以譽之而譽異人以同行則規之譽之不即不離使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戒是飾之無傷也雖有與之同失者則明飾其同失之人無有失也是委婉曲拆將順不違其所以然者益以大忠志在匡君無所用其拂逆之詞一言悟主無所取於擊排之論以其知所說之心而後乃伸其辨論之知焉此人君所以親之不可得疏近之不可使遠而終無前此之疑此說之庶可以或行矣

知盡之難也得曠日持久而周澤既渥深計而不疑交爭而不罪乃明計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飾其身以此相持此說之成也

**序講**

夫說之難既知之矣而說之成又豈易言哉是以人臣盡知事上之道難也必君臣道合得曠日持久而以誠感於君而後功業可成理之是非乃得直指之而後爵祿可保以此君臣一心都俞吁咈此謂說之有成也而說豈又易言之哉

伊尹為庖百里奚為虜皆所由於其上也故此二子者皆聖人也猶不能無後身而涉世如此其污也則非能士之所恥矣

**序講**

夫君臣之不易合而說成之難也或者以聖人處此當必無難已吾以伊尹與百里奚觀之由後而論尹以伐夏奚以求於上也此二子之功業冠於古今皆所謂聖人也夫聖而至於伊尹百里奚止矣人而如伊尹百里奚可矣乃尹奚於初猶不能無後於其身而為庖為虜以涉世如此其污則欲說之成而不得不由已以求之固非能士之所恥而不屑為者也

宋有富人天雨牆壞其子曰不築且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火亡其財其家甚

此段引宋人與鄭武公以見處智之難也。○證上文不知所說之心。二大段言進說者當知所以自處。夫音扶。

妻去聲

當去聲

此段再引彌子瑕以見處知之難。又富知有愛憎之別。此證上文飾故滅醜一段言遊說者之功罪定於大主之愛憎。必察其愛者而後盡其辨。知不然解不取罪。

知其子而疑鄰人之父。昔者鄭武公欲伐胡，乃以其子妻之。因問羣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關其思曰：「胡可伐。」乃戮關其思。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為親己，而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此一說者，其智皆當矣。然而甚者為戮薄者者，見疑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矣。當去聲 處上聲

**序講**

夫聖人猶此涉世之汚而知說之愈難矣。然知說之難者，又當知有親疏之辨。昔宋有富人，天雨壞牆，因雨尚未築也，思其子先有是言，而甚智其子。又思隣人之父亦有是言，因疑盜者必隣人之父，是同一言也。而親疏異矣。不獨親疏也，而又有誠偽之分。昔鄭武公本意欲伐胡，恐胡有備，乃以其女妻胡君，是以計餌之也。又恐胡不見德，因明問於羣臣曰：「吾欲用兵以伐國，誰可當吾之伐者？」其臣關其思不知是計，遂明言於武公曰：「胡可伐。」夫伐胡是武公之本意，胡可伐亦關其思忠告之言也。武公乃戮關其思，曰：「胡乃兄弟之國，子言伐之何也？」是示鄭之親胡，使胡不備。鄭因襲胡而取之，是一言也。而誠偽分矣。夫鄰人之父與關其思之言，其說之智皆當矣。惟不辨親疏誠偽之不同，所以甚者見戮，薄者見疑。由是觀之，則說之知者不難，而難於處說之知者不可不知也。

昔者彌子瑕見愛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至刑。既而彌子之母病，人聞往夜告之。彌子瑕矯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而賢之，曰：「孝哉，為母之故而犯刑罪。」與君遊果園，彌子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曰：「愛吾哉，忘其口而念我。」及彌子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嘗矯駕吾車，又嘗食我以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前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至變也。刑音越 彌子瑕衛靈公之倖 臣竊盜也刑斷足也

**序講**

夫說難不獨見之宋人與鄭也。昔日彌子瑕見相愛於衛靈公，衛君立法於國，有竊駕君車者罪至刑。立法立而無人敢犯之，無有赦之者。既而彌子之母病，人聞往夜告之。彌子瑕既聞不顧犯法，遂恃愛矯君之命，竊駕君車往視母也。衛君聞之，不但罪其矯駕，且大贊之曰：「孝哉，為母之故而犯刑罪。」他日又與衛君同遊於果園，彌子食桃而甘，美以不盡之桃而奉君。此大不敬也，乃君不以為不敬而贊之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念我。」夫彌子以色事君者也，君之愛之愛其色也。及彌子之

上海華英書局石印

色已衰矣。而君之因色愛則愛已弛矣。是無可恃也。而他日又得罪於君。君思昔日之事而罪之曰。是嘗矯駕吾車。又食我以餘。夫猶是彌子也。其行未變於初。何以前見賢而後獲罪。若先以愛之。而見其賢。後以憎之。而見其罪。愛憎變於中。而賢罪變於外。

此段即因上愛憎之至變而申言之

故有愛於主則知當而加親見憎於主則罪當而加疏故諫說之士不可察愛憎之主而後說之矣。此連上愛憎極爲臣主相過之難

**序講**

夫賢非由於愛憎則愛憎又不可不察矣。故有愛於主者則言聽計從。知無不當而日加親幸。見憎於主者則言悖計左。罪無不當而日加疏斥。大抵然也。故陳說之士不可不察愛憎而加親疏之主。然後說之。此說之所以難也。

夫龍之為蟲也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有擾之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擾人主之逆鱗則幾矣。擾音英

此段以擾龍之逆鱗收結以喻人主之心不可逆而見說之難也

**序講**

夫不察人主之愛憎而說之。是無異擾龍之逆鱗矣。故龍之德乘風雲。沛雨澤。然龍亦蟲之屬也。固可馴擾狎習而騎之。然龍之喉下有逆鱗。其長經尺。人若擾之。必致殺人。夫人主猶龍也。人主之怒猶龍之有逆鱗也。說之者能知所說之心。飾所欲滅所醜。至周澤既渥之後。而說之必不致擾人主之逆鱗。何患說之難。又何患其說之不成耶。

**評曰**通篇拏定難字為主。先以三非字反說引起。層層洗發。第一段以遊說之具在我。雖難未難。引起第二段。謂無當於人主之心。則求合難。第四段謂偶有觸犯。則避害難。且既不相投。則見信難。第七段謂進說之術。在於明人主之得。諱人主之失。使無所拂。而後可言。寬為期而後可盡。如尹奚不辭危虜。蒙恥周旋。尤難之極。第八段引鄰父關其思。不善處知。明迎合之難。為五六段證。第九段引衛靈公愛憎至變。明要結之難。為七段證。末段以龍為喻。擾鱗是戒。惟恐不免。總極寫

附政 韓非書成上於始皇始皇惡其詭譎因李斯之潛逼令自殺其人雖亡而其書行於世大抵皆深謀慘刻之言也

說音稅 下同 為音位

其難處看來遊說之術從未有描寫曲盡如此也

諫逐客書 秦文

李斯

李斯楚人也。荀卿之弟子。西說秦。拜為客卿。會韓人鄭國來說秦王。作汪澆渠。王用其說。而不用兵數年。韓得以安。已而覺。秦宗室大臣皆勸秦王曰。鄭國說秦作渠。實為韓也。他國之人來事秦者。大抵各為其主。遊說於秦耳。請一切逐客。李斯亦在逐中。故上此書諫無逐。客於是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復李斯官。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昔者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

蹇叔於宋。求邠豹。公孫枝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

戎。由余。西戎。八來降秦。百里奚。晉人。晉人入秦。後亡秦。走宛。穆公贖回。

**序講** 李斯上秦王書曰。臣聞客之不可逐也。明甚。今因韓人鄭國。而吏議逐客。臣竊以為過矣。若以今日之逐客為是。則昔

日之用客。盡非也。不必遠觀他國。即以秦之先王言之。昔者我穆公求士。不專求之本國也。由余。西戎人也。仕於戎。而取之於西。百里奚。虞人也。贖於宛。而得之於東。蹇叔。宋人也。迎而用之。邠豹。公孫枝。皆晉人也。求而用之。此五子者。皆不產於秦。而穆公用以為客。賴此五子之力。并吞二十餘國。遂稱霸於戎。是穆公未嘗逐客也。

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

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樂音治。殷盛也。

**序講** 我先王之不逐客者。不獨穆公也。昔者我孝公之用商鞅。亦非本國人也。乃用之變法。強秦。以致移秦之風。改

里。直至於今。號稱治彊。皆商鞅之力。是孝公未嘗逐客也。

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山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秦。制鄢郢。東舉

成皋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而事秦。功施到今。并音柄。從音宗。

此段是叙穆公不逐客而用客成功之一取賢才於四方賴以成霸

此段是叙孝公不逐客而用客成功之君二

此段是叙惠王不逐客而用客成功之三

三川秦晉交界之地。巴蜀地名。上郡韓地。漢中秦蜀之交。駟郢二邑。名楚地也。成塋。魏地膏腴。肥美也。壤土地也。從合六國以抗秦也。

**序講** 我先王之不逐客者。又不獨孝公也。昔者我惠王之用張儀。亦非本國人。蓋魏人也。乃用其計。遂收三川之地。以言乎。則取成皋至險之區。而張儀以計舉之。以致四方諸侯咸服。皆割膏腴之地。以相賂。而求息於秦。遂散其合。從離六國之交。使之西向。而事秦。則皆張儀之功。不但顯於當年。其聲名直施至今。為烈。是我惠王未嘗逐客也。

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強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穰音

此段是叙昭王不逐客而用客成功之君四

**序講** 我先王之不逐客者。久不獨惠王也。昔者我昭王之得范雎。亦非本國人。蓋魏人也。用為客卿。聽從其計。乃廢其舅穰侯。逐其弟華陽。君去權臣。收王威公室。由此而強。私門由此而杜。因得并吞諸侯。如蠶之食桑葉。不勞費力。使秦成帝業。是昭王未嘗逐客。

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內。疏士而不

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疆大之名也。內音

**序講** 秦之先王。穆公孝公惠王昭王。此四君所以強秦者。皆因能用由余百里奚。蹇叔。邰豹。公孫枝。商鞅。張儀。范雎之功。由此而富強。膏腴之地。何由而割。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亦不能升國拔地。蠶食諸侯。所以無強大之名也。

今陛下致崑山之玉。有隋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織離之馬。建翠鳳之旗。

樹靈鼉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馬。而陛下悅之。何也。

隋。隋侯之珠。和。卞和之璧。服。佩也。太阿。寶劍名。是楚寶也。織離。良馬名。產於大宛國。翠鳳。是翠毛為鳳形之旗。出粵地。鼉。南海中之大魚也。皮可以冒鼓。

**序講** 觀於昔之先公先王。藉客力以強秦。如彼。則今之不當逐客也。明矣。如謂客必當逐。即今陛下所用之物。喻之陛下所致之玉。出於崑山之岡。所玩之寶。隋侯之珠。卞和之璧。垂帶之珠。夜光如明月所服者。太阿之寶劍。所乘者。織離之良

此一段正一反總結上文。以起下文。先四句是正。收上四段言。客有益於秦。後四句是反。言四君皆客成功。此段是言寶不產於秦。而秦王悅用之。喻士亦不生於秦。而秦主忌之。而逐客。把秦王喜用



他國之物辨  
起行交之  
法此可復接  
快意少曲折  
非先秦文字  
此段又把  
前意反振垂  
發上文寶不  
產於秦再反  
澄一層

朝音潮  
好去聲  
此段承上文  
趙國之女不  
充後宮向再  
單就女色上  
反振一段伏  
下色字

此段又補出  
音樂亦不  
用秦而用異  
國之樂再辨  
一段伏下樂  
字  
夫音扶

馬所建之旗用翠羽作鳳形以飾之所樹之鼓用鼉皮以冒之此數寶者未  
嘗有一物生之於秦陛下宜擯而弗用也而陛下獨悅而用之其故何也

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為玩好而趙國之女不  
充後宮駿馬馱駝不實外廐江南金錫不為用西蜀丹青不為采

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  
阿綳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

簪音尊從兩无傳音附  
珥音耳編音稿竊音了  
宛地名楚首并連冠於髮宛珠不圓者珥是耳環所以塞耳阿東  
阿齊地也繡繒帛之精白者飾領緣也佳冶窈窕趙女之態艷麗也

如陛下所必需但以美女言之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陛下之耳目者如必出於秦國然後可用則是以宛地之珠飾  
簪以傅璣綴於耳環齊東阿之繒帛為衣以錦繡為緣飾皆非秦之所生且勿論他國之寶不進於陛下之前而隨秦  
國之俗以安秦國之化即若佳冶窈窕之趙  
女不立於陛下之側也而陛下果能如是乎

序講 如陛下所用之寶必生於秦國然後可用則是夜光之璧不產於秦不可以飾秦之朝廷犀象之器出自外國不可以  
為秦國之玩好而趙國之美女趙自用之不可以充秦之後宮駿馬馱駝生於北狄不可以寶秦之外廐金錫出於江  
南秦不取之以為用丹青出於西蜀  
秦不用之以為采矣而秦果如是乎

序講 如陛下所用之寶必生於秦國然後可用則是夜光之璧不產於秦不可以飾秦之朝廷犀象之器出自外國不可以  
為秦國之玩好而趙國之美女趙自用之不可以充秦之後宮駿馬馱駝生於北狄不可以寶秦之外廐金錫出於江  
南秦不取之以為用丹青出於西蜀  
秦不用之以為采矣而秦果如是乎

序講 如陛下所用之寶必生於秦國然後可用則是夜光之璧不產於秦不可以飾秦之朝廷犀象之器出自外國不可以  
為秦國之玩好而趙國之美女趙自用之不可以充秦之後宮駿馬馱駝生於北狄不可以寶秦之外廐金錫出於江  
南秦不取之以為用丹青出於西蜀  
秦不用之以為采矣而秦果如是乎

序講 如陛下所用之寶必生於秦國然後可用則是夜光之璧不產於秦不可以飾秦之朝廷犀象之器出自外國不可以  
為秦國之玩好而趙國之美女趙自用之不可以充秦之後宮駿馬馱駝生於北狄不可以寶秦之外廐金錫出於江  
南秦不取之以為用丹青出於西蜀  
秦不用之以為采矣而秦果如是乎

上海萃英書局石印

音而取韶虞舜象之樂。若是者何也。快意之聲。當陛下之前。不計其不出於秦。但取其適乎觀聽而已矣。

此段方入正意。色樂珠玉。總括上文。把人與物相較。所以痛言逐客之令。不明重輕。大為失計。自致崑山玉至此層翻跌。此段是言王者能用天下之士。客不必逐。首三句喻士多有益於國家。古帝王得兼收之益。纔是跨海內制諸之術。

序講 夫實也。色也。聲也。皆不必出於秦而取之也。何今秦之取人。則不然。不問其才之可用。不可用。不論其計之或曲或直。他國之士。出其才略。可以安我人民者。也。而陛下反在所輕。而思必逐之。此非所以制海內。制諸侯之術也。

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眾。兵強則士勇。是以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眾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人無異國。四時克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於天下也。

序講 臣聞地廣則粟多。國大則民眾。兵甲強固則士卒驍勇。所以泰山最大。台土壤而成者也。惟不推却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最深。合細流而就者也。惟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猶之王者用人。廣收人才。不却眾庶。故能昭明其德。是以凡地皆美。無分四方。猶是人皆可用。無論異國之人。取其賢者則用。非賢者則退。故能使四時克美。鬼神佑降福。而國運日昌。此五帝三王不擇地而用人。所以能無敵於天下也。

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却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

序講 夫五帝三王之無敵者。以其能用客也。今秦有逐客之令。是棄黔首百姓。以為敵國之資。却他國賓客。以立諸侯之業。使天下之士。知秦逐客。其在秦之客。皆退去而不西向。主秦而未至秦者。皆裹其足。而不肯入秦矣。秦既不能用士。則無異借寇以兵甲。而齎盜賊以糧食也。

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願忠者眾。今却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

此段言逐客非秦之刺客。既逐必專為敵國用以圖秦。是資以抗秦之具也。

此段言逐客非秦之刺客。既逐必專為敵國用以圖秦。是資以抗秦之具也。

此段言逐客非秦之刺客。既逐必專為敵國用以圖秦。是資以抗秦之具也。

此段言客秦  
事秦者多故  
効忠一見被  
逐則忠改為  
仇其為秦害  
不小願忠二  
字推客之心  
無負於秦所  
以釋主游間  
之疑也妙在  
根上文把物  
與士作雙收  
文法渾然無  
迹客被逐則  
願忠之心不  
得不化而為  
仇是無補於  
民而添許多  
仇我者也國  
既無賢而仇  
我之人往事  
敵國諸侯亦  
必構怨於秦  
俱為秦害秦  
國難保况跨  
海內而制諸  
侯乎  
附政  
始皇見書於

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之無危不可得也

**序講**

夫崑山之玉等物不生於秦而可以為秦之寶者如此其多今天下之士如由余百里其數士不生於秦而願効忠於秦者如此其眾昔之四君用之可以為鑒也今秦必却賓客以資敵國既無願忠之客而客皆不向秦則秦國何由而大秦地何由而廣自損其民以益讐既無願忠之客兵何由而強士何由而勇是內自空虛其國外多讐敵之邦不能統制諸侯而反與之樹怨如此而欲求國之無危不可得也逐客之令不已過乎

**評曰**秦之逐客以宗室大臣謂諸侯人來事秦者皆為其主游間耳李斯既在逐

中其上書似不便作諫止語故先以秦之往事作證藉客成功以動之接手不引他國之事將秦所寶諸物實皆出於他國之產而用人則不然以駁之次以古帝王能廣收眾益而秦不然以形之又以客為諸侯用能害秦國以恐之利害鑿鑿可見不必請除其令而今自除不必諫止其逐而逐自止詳玩行文下筆時心中必有一段無因見逐不能自平之氣故不禁其拉雜錯綜忽而正說忽而反說忽而倒說忽而復說莫可端倪如此所以為佳平鋪四段而結語轉換不同運筆最有變化四君者一段作一總結今陛下以下方入正文又不整又不散令讀者不知其為順為倒為連為斷為正為喻為整為散筆墨之痕俱化尤喜其一意作三層翻跌略加轉換數字而精神愈出意思愈明無限曲折變態誰謂其文章之妙不在虛字助語乎下將音樂再又引證莽莽大筆落落大意何暇分色分聲後從實事騰那忽轉忽結奇姿飄妙自是先秦第一等文字此篇節取其持論近正不以人廢言

是除逐客之  
令四方之士  
多歸之因以  
并六國而有  
天下

增補古今文粹

也



中華民國玖拾捌年捌月拾貳日購買





線  
830.2  
7659  
14

---

v.3

舊籍